

蕉風

月刊
276期



KDN 9254 · BULANAN CHAO FOON · FEBRUARY 1976 · \$0.50 send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6期 ● 一九七六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同；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散文

一片水聲・梁紀元・57・

自然小語・蘿蔓蘿・59

■ 遊記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五）・沈安琳・61

■ 余光中專輯

詩：不朽之盛事・黃維樑・65

余光中詩裏的火焰意象・李有成・78

蟋蟀與機關槍聲中的月・張瑞星・90

■ 風訊・編輯室・96

蕉風月刊

二七六期

目錄

■封面畫・龍

■論述

唐人小說裏的夢境研究(下)・黃繼豪・4

■專欄

一年容易又雪飄(閒思錄)・黃潤岳・18

■詩

思念篇・商晚筠・20

遇・古寺・丘 壑・24

問題・沙 禽・26

最初・出港・周清嘯・28

長安・溫瑞安・30

■小說

衣袂飄飄(下)・紀小如・33

太陽季・卡當加・45

黃繼豪

唐人小說裏的夢境研究

(下)

「續玄怪錄」「薛偉」里的夢境分析

「薛偉」的故事，大意是說乾元元年蜀州青城縣主簿薛偉因病七日不醒，夢中得魚頭人之助，化爲魚身，騰躍於三江五湖。一日，因腹饑誤食趙幹之魚餌，被獲而獻之於羣官，羣官命膾手付廚，正當膾手將魚頭斬落之際，薛偉便由夢中醒寤過來。醒後遂召羣官，告以所經歷之事，羣官大驚，自此不復食魚。

這個故事最離奇的部分是因嗜魚而化爲魚身這一段。佛經中亦有類似的故事，「賢愚經」卷十記載一百衣迦昆梨以百獸之名辱罵沙門，後竟感得一個魚身，且有百獸之頭。這兩個故事，都有「魚頭人」及「獸頭魚」這種「集錦結構」(Composite Structure)，二者彼此間是否有連帶關係？筆者不敢大膽斷言，但筆者在「西陽雜俎」發現到一則與「薛偉」相似的故事，倒是敢肯定必是「薛偉」的前身無疑。「西陽雜俎續集」卷三支諸事下：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

同居，自幼嗜鱸，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籍（按：當作寐），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卽擢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傾，實礎斲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痴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郢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按「續玄怪錄」爲唐李復言所作，李復言之生平，不可考見，大約是公元八三一年前後在世。「酉陽雜俎」的作者段成式，生平不詳，卒年是八六三年，二人大約同時，無從於時間上找出前後，但從技巧看，則二篇優劣立見，「薛偉」無疑比「韓確」高明出許多，「韓確」只不過得故事梗概而已，而「薛偉」却已發展成爲一篇成功的小說。可見必是「薛偉」祖述「韓確」。

這篇小說一開始便說薛偉病七日「奄然若往」，然後便寫他描述夢里變成魚的經歷。這種因病而夢的故事發展絕不是偶然的，它自有其傳統的思想背景。一般上說，中國傳統對夢的看法甚受釋家「四法判夢」的影響，故夢涉水火便是因四大不調所致，換言之，身體有疾便會夢見水火。「列子」說：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應物於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懼燒……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

「稗史彙編」也說：

「陽盛夢飛，陰盛夢溺，疾也。」

「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陰盛夢溺，疾也」，這正是作者寫薛偉病疾若往一事的由來。至於薛偉患的是什麼病？「內經素問」「方盛衰論」篇說：

「腎氣虛使人夢見舟騰溺人。」

「靈樞經」「淫邪發夢」篇說：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邱山烟火……客于腎，則夢臨淵沒水中。」

二書說法剛好相同，所以我們不妨推想薛偉患的是腎氣虛之病。

根據佛洛伊德的看法，夢見湖水是象徵夢者想回到母親的腹中去（回到羊水里去），或者可說是回到集體的無意識之母體里去，此集體的潛意識之母體，是一切新生命之所從出，也是新生的力量之泉源。客格認爲水的象徵意義代表創造的神祕性，它是潛意識，也是「生死與再生型態」（birth-death

rebirth pattern)，是贖罪與靈魂的清潔劑。佛、客的理論在此處頗為接近，而薛偉的夢也正好符合這種說法。

薛偉說：「吾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病在佛家是八苦之一，薛偉為求解脫病苦，夢里便「策杖而去」，「漸入山」。入山象徵了對事業的企求。「論衡」「紀妖」篇說：

「樓台山陵，官位之象，人夢上樓台，升山陵，輒得官位。」

在職位低下者的意識里，高官厚祿似乎是解決一切難題的不二門徑，而薛偉也只不過是蜀州青城縣的主而已，因此在他的夢里，潛意識的心力便以入山來象徵他追求爵祿，藉此以消除病苦。可是，爵祿對他的病情當然起不了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造成他下遊於江湖這一段情節，象徵了他渴望重返母胎里尋求保護和安全，這一方面是想擺脫病魔的糾纏，另一方面也因此而得到贖罪（潛意識里殺生之罪）及重獲新生。此種重返母胎的潛意識心理，佛洛伊德認為可溯源至胎兒期，小說中薛偉自稱：「自幼狎水（母胎里的羊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宿心」正是胎兒期的潛意識心理。

薛偉之所以能變成魚，是得力於魚頭人之助。魚頭人是一種「集錦結構」（Composite structure）是夢的凝縮作用（Condensation）所致。魚頭人在這里雖只具嚮導作用，但從他宣河伯沼一事看來，他也有父親形象，代替了那不會露面的智慧老者河伯。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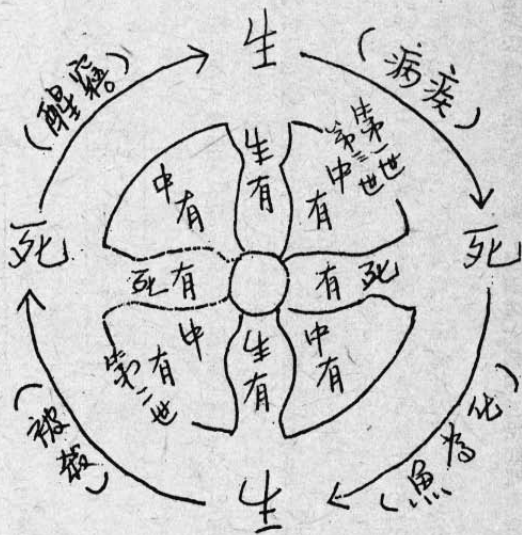
「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意尚浮深，跡思閑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鬱鬱之情，投響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楨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味纖鈎而食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

父親形象的魚頭人在言辭間充滿了對薛偉的讚許與關懷。可是也隱隱暗示出一個可怕的禍難即將來臨。

薛偉變成魚之後，「三江五湖，騰躍將變」，獲得了最大的解放，但魚身的薛偉仍有自我的意志，牠（他）在饑餓時仍會想：「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抗拒了魚餌的誘惑，但到了後來，又想：「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夢思（Dream-
thought）在這里故作合理解釋以求通過了審查制度的審查之結果，便種下了薛偉日後死亡的第一個禍根——吞食魚餌。此後，死亡的陰影便如影隨形地潛伏着，直到被殺為止。史德喀爾（W. Steel）說：

「每一個夢的後面都有死亡的陰影。」儘管佛洛伊德反對這種說法，但這說法在這里倒是正確的。

這個夢境，到最後是薛偉在夢境中死去，却在現實世界醒來，這正道出了「生兮死所伏、死兮生所伏」(Death—in life and Life—in death)的「死—再生」的原始型態。從佛家的眼光看，變形的生、死與再生的原型正是他生命的三世輪迴。佛家的死生輪迴的程序是：死有↓中有↓生有三步驟。薛偉因病疾而奄然若往，這是死有時期，死有以後還沒變成魚之前是有時期，到了投胎(進入象徵羊水的湖)變成魚以後，就進入了生有時期。從薛偉的生到病死這是第一世，死後化為魚到被殺是第二世。魚被殺而薛偉在塵世中醒來(生)，醒來後重新生活到當華陽丞而卒，這可以說是第三世。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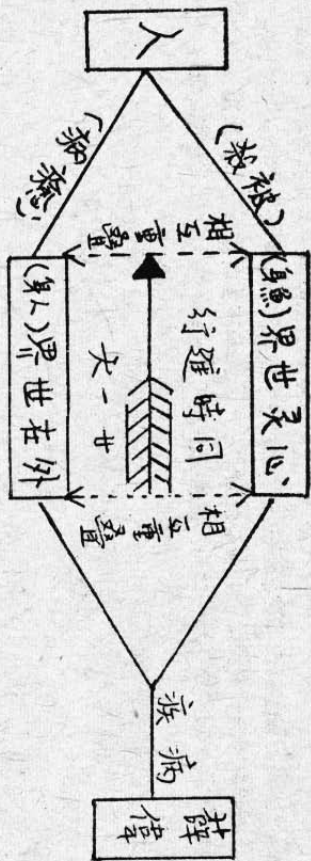


從文中看來，薛偉這個夢足足做了二十天(由文中說他病二十日，變成魚配留東潭，每暮必復這一份份看出)實在令人費夷所思！它沒有「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在處理夢中世界與現實世界那種時間上的相對性，因此就不免給人虛妄與不真實的感覺。同時，也因為作者這樣的處理手法，造成了夢境與實境的相互重疊(心靈世界與外在世界的同時進行)。如下圖：

薛偉因病疾而在心靈世界（夢境）里變成魚身，但在外在世界（現實）里却仍是帶疾的人體，心靈世界里的魚活了二十天，外在世界里的人體也同時活了二十天，相互重疊進行，到最後魚身的薛偉被殺身亡，而人身的薛偉却病癒而醒，被殺與病癒都同時回歸人身，但薛偉已不是以前的薛偉，他已因死——再生的歷程而獲得意識上的啓蒙，重新開始新的道德生活，故圖中以「人」表示。

這篇小說，流露出濃厚的佛家果報思想。在佛家，殺生乃五戒之一，與盜、淫、妄、酒並列，犯了殺生必遭報應，這種記載在釋典中非常多，但報應的懲罰是通過夢境而進行的，却不多見，即使是後世的小說，也很少有，「庸盒筆記」里有一則故事寫一嗜鴨者因將夢中鴨吃盡，落得驚悸而死，正是這一主題下的記錄。

嚴格說來，薛偉這篇故事不能說是悲劇，但構成悲劇的因素如罪與懲罰以及非意志所能決定的劫數却通過夢境很明顯的表現出來。罪在薛偉乃是無意識的本能衝動所造出來的結果，因此繼罪而來的便是懲罰之需要（needs for punishment），表現在故事的夢境里便自然是一種冥冥中已定的非意志所能左右的劫數，佛洛伊德說：「不愉快的夢也是種處罰的夢。」「在這些夢中得以滿足的也同樣是潛意識的意願，換句話說，這個願望要處罰夢者，因為他擁有一個被禁忌的衝動。」所以，站在佛氏的立場說，這個夢滿足了薛偉冀望再生的幻想，但是因為薛偉有被禁忌的嗜鴨皆衝動，因此就產生了他這個受懲罰的夢。



「謝小娥傳」里的夢境分析（兼論「霍小玉傳」、「步飛烟傳」里的夢境）

「謝小娥傳」是李公佑所著，內容是記小娥的生平事跡。小娥在十四歲時，父親與丈夫爲盜所殺，小娥亦傷胸折足，幸得漁人所救，依居尼庵。一日，夢其父夫以隱語告仇人名，小娥不解，元和八年巧遇作者，始知仇人姓名，乃喬裝爲男人，爲人傭保。後來果得手刃仇人。遂回鄉，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誓心不嫁，落髮受戒爲尼，作者元和十二年得知其事，感小娥之貞節，作傳以旌美之。

「新唐書」二百五十卷根據謝小娥此故事而采入「烈女傳」內。李復言「續玄怪錄」「尼妙寂」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八引亦記此事，唯故事略有異同。從「新唐書」采之爲「烈女傳」一事看，此事可能真的發生過。既是作者也是故事人物之一的李公佑雖說此事是他親身之經歷，但這種說法其實只不過是爲了要博取讀者深信而已，從唐人小說里，我們便可找出許多這種例子，如沈亞之在「秦夢記」里自稱夢遊秦國；在「異夢錄」里自稱是聽隴西公講述邢鳳異事而後加以著錄寫成；「古鏡記」的作者王度也自認是故事中的主角之一；而「酉陽雜俎」的作者段成式更說其書中所載之奇聞異事泰半是他親眼所見。凡此等等，都是出於作者之虛構，不足徵信。

謝小娥的夢境很簡單。她「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父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李復言的「續玄怪錄」「尼妙寂」的夢境却較此複雜一點，妙寂除與小娥相同的夢境外，還見到其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報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使思而復之，吾亦何恨。』……俄而其夫形似若父……」這段多出的部份添增了更多的詭異與離奇氣氛。

小娥父夫的鬼魂告知兇手姓名這件事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名劇「汗姆萊特」（Hamlet Prince of Denmark）里汗姆萊特看見其父之鬼魂向他告知兇手之姓名及他冤死之真相的情節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小娥父夫的鬼魂是通過夢來顯現而「汗姆萊特」則否，這大概是東西方不同傳流的原故。從中國傳統對夢的態度看，夢幾乎都是與鬼魂有關，而夢魂二字，更成了中文里的複音詞。「調神論」云：

「凡夢，皆緣鬼魂……夜則魂魄虛靜，神將告以方來吉兇，而夢生焉。半夜前夢，其事應在遠，

半夜後夢，其事應在近也。」

這種解說，當然都是無稽之談，但由此却足以証明中國傳統對夢與鬼魂的關係之看法。

夢與鬼魂有關的故事也出現在另一篇傳奇「步飛烟」里。步飛烟被公業鞭笞至死，死後有崔、李二生各寫詩褒貶她。褒讚他的崔生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追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抑無已。」「貶斥他的李生夢飛烟戟手而罵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不數日，李生果然無疾而卒。崔、李二生的夢除了顯示出鬼魂也是人格形象之外，還顯示出鬼神不可思議的力量——了知各種事物的能力及掌握人的生死。唯令人不解的是，鬼魂既然具有這種力量，為何在「謝小娥傳」里小娥父夫的鬼魂却只具有了知仇人姓名的能力而不能具有掌握仇人性命的能力？

另一方面，在小娥的夢里，比較耐人尋味的「車中猴、門東草、禾中走、一日夫」這四個謎題，根據作者李公佐的解法，是「申蘭申春」四字，但從小娥巧遇李公佐及真有申蘭申春其人二事看來，我們不禁要懷疑此夢的真實性，這種故示離奇的夢果真是「幽冥之意，不欲顯言」，還是如李公佐所說的「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語出「尼妙寂」）？清代紀曉嵐針對這點說：

「謝小娥傳，其父兄之魂，既告以爲人刼殺矣，自應告以申春申蘭。以田中走、一日夫、隱申春；以車中猴、門東草、隱申蘭。乃尋索數年，而後解，不又值乎？此類由於記錄者，欲神其說，不必實有是事，凡諸家所占夢事，皆可以觀之，其法非大人之舊也。」

固然，夢里有時會出現變關語及文字的遊戲，在唐人小說里也不乏這種現象，如「霍小玉傳」的小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其母解之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以雙關語來解釋夢境。這母寧是合情合理的，因爲夢常以相似的聲音喚醒一件相似的事件。可是，小娥這個夢却除文字遊戲外，還夾雜了玄妙的天命思想，她說：「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認爲夢境還具有其背後的神力，那就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小娥之所以會做出這個夢，相信主要還是因爲她具有手刃仇人的意志與能力的原故，換言之，因爲真實的小娥具有不平凡的性格，因此作者才安排她做了這個神奇的夢。小娥其實是雙重人格的人物，她是女性，但又完成了男人的事功（手刃仇人），足見她具備了男女兩性的特性。她的男人性格其實是她幼年喪母、以及因對其夫段居貞性情的「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而形成的，其夫段居貞是俠士，

「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也有此相同的性格。在男性中心社會，女子完成了男子的行為是替世俗的事，基於此，這就造成了小娥這形象的不朽。

蘭克 (Otto Rank) 曾假定人的非本能的但無理性的意志中普遍渴求不朽與再生 (Immortality Or Rebirth)，這種不朽化的傾向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基礎，是社會組織的形式，個人通過這些而獲得集體不朽。他並認為使用雙重人格的文學和真正的民間相信原始文化及神話主題是相平行的。從小娥的傳奇事蹟被寫入唐史一事看來，我們不難發覺小娥的不朽正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基礎。這種現象也可在中外古今的傳說事跡里找到，如法國的聖女貞德，中國的花木蘭等，都是家喻戶曉的神奇女性，她們已成為神話的一部份，不斷被人傳誦着。容格認為神話與夢一樣也是原始類型的，是潛意識付諸意識心智狀態表現的媒介。所以我們不妨說：「夢是個人的神話、神話是非個人的夢」。容格又認為男人受了抑制的女性行為，會在夢里以女人的形態出現，女人受抑制的男性行為也會在夢里以男人型態出現，容格稱此種「女性潛傾」(anima)與「男性潛傾」(animus)的原始型態為「靈魂」(Soul)。所以，小娥的事跡也正是中華民族的神話，小娥的形象也是民衆的「靈魂」，是潛藏在他(她)們個體里的集體無意識。

此外，作者杜撰這位神奇女性，還有她名字上的象徵意義。小娥諧音小娥，象徵蛾的不惜犧牲、玉石俱焚的勇氣與毅力。小說中最後寫出小娥於手刃仇人後遁跡空門，正是這種犧牲觀念的部份表現。在中國小說，「遁跡空門」時常是犧牲觀念的手法之一，這種手法的應用不外是想反襯出主角人物能有超越出色欲界的偉大情懷。事實上，犧牲的觀念也是原始型態的，而犧牲的需要正是自然界生命一個基本的因子。

六 唐人小說里夢境之作用及其性質溯源

論析了唐人小說里的夢境之後，現在讓我們再來看夢境在小說里的作用，並約略探索夢境性質之本源。筆者之所以把夢境之作用及其性質之溯源這二部份放在一起處理，主要是由於夢境之性質往往是表現了儒道釋三家學說的思想，而這又是它在小說中所起的作用，為免重複論述起見，故此特將之列在一起討論。

夢境在唐人小說中最容易被看出作用是表現了釋道二家浮世若夢的思想，如「枕中記」、「南

柯太守傳」、「秦夢記」等。這種思想源於佛家，主要是出自唯識論之經義。唯識論之根本教義是心有境無說，認為夢是第六識（意識）之獨頭意識於昏睡時所變異而生，此獨頭意識緣十八界法，所以夢中境相是偏計所起，是妄心所造，故此，煩惱菩提等如夢覺，迷之即夢，悟之即覺。說明了人生所處所緣之諸法，只是唯識所現，本質上原屬虛幻，只有在了悟萬法非實之後，才能體悟夢覺一如的道理。

此外，据有部學者的看法，他們還認為夢是由顛倒妄想而起的，除佛陀外，其他諸如菩薩、阿羅漢等皆有夢，有夢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尚未能斷盡顛倒習氣。所以，我們不妨假設「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秦夢記」等篇中的主角由於在科舉制度下，於顛倒習氣未能斷盡，竟日顛倒妄想，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富貴夢，醒後發覺原來夢中所見所受，都是幻境，才開始了悟人世原來也是倏忽如一夢的道理。在道家，雖然莊子也在「大宗師」及「刻意」篇里說「真人其寢不夢」，但夢在道家，仍有其重要的警喻功能，尤其是人生如夢的思想，更出現在不少篇章中。如「齊物論」說：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大宗師」也說：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這種說法便導開了「夢中夢」（*a dream Within a dream*）的觀念。從「枕」、「南」、「秦」三篇的主角之境遇看來，這種思想無疑的是藉夢境的存在而瀰漫着全篇小說。

夢境的另一個作用是表現了道家的物化思想。「列子」「周穆王」說：

「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物化之往來者也。」

物化是道家的形而上思想，是道家藉物化而使個人從其社會的模型（*Social Matrix*）中解放出來的無形意識，個人由物化而使自己的心智提昇到非個性領域，從而與宇宙萬物渾然為一。這種物化思想，似乎只有透過夢境才能達成，最早表現這觀念可溯源至「莊子」。「齊物論」說：

「昔者周莊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同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唐人小說「南柯太守傳」里的淳于棼夢中化為蟻入蟻國，以及「薛偉」里薛偉夢中變成魚都是以象徵的

轉化 (Symbolic trans Formation) 來表現這種物化思想。他們以夢作為達到某個形軀上的突破，使夢成為體現物化思想的不二途徑。淳于棼變成蟻可從他醒後發現蟻穴這一情節看出，薛偉變成魚就交待得很明顯，純粹是一種變形，蘊含有「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的思想。

夢境在唐人小說里也顯示出「泛靈論」(The animistic theory) 的思想。所謂「泛靈論」是指宇宙中一切物體不論有無生命都有其自身的某種人格化靈性。唐人小說多藉夢境表現出這種思想，如「南柯太守傳」淳于棼夢見二紫衣使者來請他入大槐安國(蟻穴)，此二紫衣使者與大槐安國內的所有人物顯然都是蟻蟻之化身，又如「薛偉」一篇中薛偉夢見魚頭人向他宣詔；再如「古鏡記」中鏡精紫珍見夢於龍駒及王勣等是。

藉夢境而表現出「泛靈論」的觀念手法可上溯至「莊子」一書，「至樂」篇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憐然有形，極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君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另外，「人閒世」也記載有「欒社見夢」一則(為免浪費篇幅，從略)。從「髑髏見夢」及「欒社見夢」二則故事可看出「泛靈論」思想：髑髏與欒社本身並無生命與人性，今既能現夢於人，大談道理，則可見它們具有某種靈性。筆者懷疑此種通過托夢方式以表現物體本身有靈性的觀念手法，可能是其後中國小說中應用此法的濫觴，譬如「搜神記」裏的「聊齋誌異」裏的狐狸現夢；「閱微草堂筆記」裏的白羊現夢等是，都表現了同一的觀念與手法。

夢境在小說中的第四個作用是起了徵兆性的預示功能。這種功能也是中國傳統對夢的普遍看法之一。關於預示吉凶休咎之夢，中國傳說之最早者是「帝王世紀」所載「黃帝夢風后牧力」的故事，但一來此事可能是後世史家為託古改制而偽造，二來此事也因年代渾遠，很少被古籍記載而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因此，相較之下，佛家思想在這方面的影响便比它大得多，佛經中有關預兆夢的非常多，最著名的例

子是頻婆娑羅王夢疊（從毛）一事，「大正藏」也載有「阿難七夢經」及「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敘述阿難七個夢以及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的預兆之經過。在這種情況下，唐人小說自然大受影響，產生了許多預兆式的夢。本文第二部份會將夢境分為三類，其中第三類型（預示型）的小說便都具有這種作用。

夢境是否真的具有預示作用？現代心理學家對此問題大都抱着存疑的態度；但從文學觀點嚴格說來，徵兆性的夢正表現了中國文學裏的預言成分。一個有預言傳統的國家，其在文學創造上之豐饒是令人驚嘆的，它賦與作家更多的靈性，使作家的心靈充滿了更多的靈象（*Visions*）而藉文學媒介表現出來。預示的成分也能增加作家的想像力，使之朝向直接經驗無關的領域中探索，間接也喚醒時人注意宇宙中自然永恆的神秘規律。

預兆夢在唐人小說裏大多與鬼魂妖物有關。這就牽涉引夢境的另一作用問題。這作用便是它溝通了幽明的訊息，換言之，夢境是一扇鬼神通往人間的門扉。這點筆者在上文分析「謝小娥傳」的夢境時已有約略提及，現再析論之。

夏濟安先生說：「短夢時常提供一件事情於達致溝通介乎這個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實際機能。」顯然是認為夢境在中國小說裏是溝通人與非人世界的橋樑。若我們以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說」為根據，則夢中出現知識經驗不可巨測的異物之傳奇共有十二篇，它們是：「古鏡記」、「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秦夢記」、「冥音錄」、「張佐」、「岑順」、「齊推女」、「薛偉」、「蔡少霞」、「步飛烟」等。這些人格化之異物共有三類：一是神靈，二是鬼魂，三是妖物。屬於神靈的有「霍小玉傳」的黃衫丈夫、「蔡少霞」的褐衣鹿頭人、「薛偉」魚頭人（河伯之化身）；屬於鬼魂的有「謝小娥傳」裏小娥之丈夫、「秦夢記」的秦公與弄玉公主、「齊推女」的凶漢、「步飛烟」的飛烟、「冥音錄」的苗奴，屬於妖物的有「古鏡記」的鏡精紫珍、「岑順」的被甲冑者、「張佐」的青衣二人，「南柯太守傳」的紫衣使者及槐安國王等。

這些神靈鬼魂妖物有一個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她）們一定以人的形象出現，而且能操人語。他們的出現在夢中都有其積極意義：他們或通過夢以吐露事情真象（「謝小娥傳」）；或通過夢以示警（「齊推女」）；或通過夢以表明行跡（「冥音錄」、「古鏡記」）；或通過夢以說明將要發生的事（「岑順」、「霍小玉傳」）等等，各有其不同的預示。

這些超現實的人格化事物，除了其中神靈、妖物二類有些篇章表現出泛靈論的思想外，其他屬於鬼

魂類的可說是受了佛家藏識輪迴不滅之說的影响。藏識是指阿賴耶識；此識能含藏諸法之一切種子，也是人死後唯一不泯沒的意識活動。這是佛家的靈犀不滅之說，此種靈犀不滅且說雖是與靈魂不滅說迥異，但本質上二者仍有些相似，因此，筆者相信中國小說裏靈魂不滅而藉夢中顯示出來的手法係受佛家思想影响而加以改裝寫成。

站在實証主義的立場來說，鬼神的說法跡近荒謬，但是對一部文學作品來說，高度想像力之非經驗境界，正是作家因為靈象（Vision）的浮現所催生的自然產物。容格認為藝術創作體裁有二種類型，一種是心理學式的（Psy Chological），另一種是幻覺式的（Visionary），前者取材自人類意識界，後者則是取材自人類的心靈深處。取材自心靈深處的作家時常能接觸到人生之陰暗面，他們深知某種超越凡人能理解範圍之外的意志乃是賜予人生之秘密，所以他們不時瞥見了那些夜間世界的人物——幽靈、魔鬼和神祇，這些古遠和令人不寒而慄的心靈世界，表現在文學上就形成荒誕之紛陳異象的情節與人物。這也是唐人小說多出現夢境與荒誕情節的原因之一。

夢境的第六個作用是表現了儒家的天命思想。天命思想是儒家想從人的「真實的主體性」（Real Subjectivity）找出超越性根據所發揮出來的一套學說，也就是肯定人的「真我」（Real Self）是由上天下貫而形成的，因此，踐行自己內在的德行便可遙契上天，使個人生命與宇宙是命取得本質上的和合（Conciliation），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具體表現在孔子的生命裏，在他的踐仁過程中，可被遙契的天具有兩重意義：從理上說，它是形而上的實體（Metaphysical Reality）；從情上說，它是人格神（Personal God）。而孔子所超越遙契的天命，則似有偏重人格神之意味。這種對天的思想傾向儘管到了後來已轉化為「於稗不已」的形上實體，但儒家人格神的天以及「與鬼神合其吉凶」的思想却仍在民間盛行，這雖是筆者的大胆假設，但我們只要從民間傳說的孔子夢奠兩楹之間（「禮記」）、帝堯夢蓂莢、帝舜夢眉長於髮、湯夢天賜天下（「稗史」）、鄭文公夢天賜蘭（「左傳」）、夫差夢三黑狗號（「越絕書」）、秦始皇夢小兒爭日、漢沛公夢拔羊角尾（「稗史」）、隋文帝夢無左手（「獨異志」）、唐太宗夢為羣姐所食（「廣德神異錄」）、唐玄宗夢孝子扶上（「廣異記」）、理宗夢胡僧索殿（「堅夷續志」）、武則天夢鸚鵡折翅（「朝野僉載」）、符堅夢滿城出菜（「夢書」）、黃仲舒夢蛟龍入懷（「太平廣記」）、李白之母夢長庚入懷、江淹夢人遺之雙筆、李白夢筆生花（「稗史」）等等例子，便可充份看出儒家的天道天命思想具體出現在夢中。換言之，即是夢境已被應用為「天命天

道」思想的具體表現，成為冥冥中的天道人格神與世人溝通的不二門徑。

從唐人小說的夢境裏，也可以發現很多這種情形，例如「玄怪錄」張佐夢青衣人告壽，「霍小玉傳」小玉夢黃衫丈夫脫鞋，而最顯著的例子可說是「古鏡記」，古鏡顯然是冥冥中人格神的化身，它能治病驅邪，關心人民疾苦，更暗示出天下的趨向，王室的興亡。作者王度藉鏡精的易主及消逝，暗示出鏡精也是庇護有德者而唾棄無道者，這正是「尚書」所說的「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及孟子所說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等天命人格神思想。

以上是夢境的六種作用，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性質內容大都可追溯至儒道釋三家學說的典籍。除此之外，夢境還起了另二種不同的作用，由於這作用是對應着夢境之外的讀者與作者而言，所以，追溯其性質之本源就屬沒有必要而且也毫無意義，筆者在此就只好去而不論了。

這二種作用，其一便是警世作用，例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秦夢記」、「薛偉」等，這幾篇的夢境對作品中的主角人物而言，夢使他們的道心得以啓開，而重新睿智地生活。對讀者而言，這種效果更是雙重的，讀者除了同時自主角人物的夢境取得啓示外，還由主角人物的改變人生觀這一事實得到更大的啓示。夏濟安先生認為中國小說裏的長夢有時便是表現了一個人的一生經歷，從年幼到白髮，從滿懷希望到幻滅的過程。夢境在這裏成了未來人生的預演，個人由夢境而使得自己成為先知，臣能自覺地遁逸出色欲界之煩惱。

對於作者而言，夢境也解除了他個人的慾望情絲。佛語伊德以爲文學作品不外是作者情慾和野心之昇華（Sublimation），作者由創作而獲得其幻覺式的滿足，這說法証諸唐人小說，固然沒錯，但透過小說裏的夢境，却更易使這說法明顯化出來，筆者發覺到有許多夢境都有出現美麗的女性人物，例如「遊仙窟」裏「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少匹」的十娘；「枕中記」裏「女容甚麗」的崔氏女；「南椅太守傳」裏「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風鬟妖麗，言詞巧絕」的華陽姑、青溪姑、上仙子、下仙子羣女及金枝公主；「異夢錄」裏「高鬟長眉，衣方領，繡脩帶紳，被廣袖之襦」的無名美人；「秦夢記」裏的「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的弄玉公主等等。這些夢境中的美女大多與作品中第一人稱的作者或作品中的主角（也就是作者幻想中之自己）締結良緣，滿足了作者原始本能上之要求。

七 結語

上文乃筆者就唐人小說裏的夢境所作之研究，目的是希望能藉此而使人們正視夢境在中國小說中的價值以及以往被認為是怪誕不經的各種荒謬情節，摺棄掉一路來由於錯誤的認識而按下的論斷，好像劉開榮先生所說的「……社會上的假『道學氣』還很濃厚，封建『士族制度』的思想仍然是處於完全統治的地位，與之對抗的市民思想意識還沒有十分抬頭，因此許多文人寫小說，還在普遍用『神奇』『怪異』作為材料（如牛僧孺寫玄怪錄），來影射批判社會的黑暗，不敢直接接觸社會現實生活。』一類的話，便都只是片面之見而已。

通過本文各方面之探索，已足以證明夢境在小說中另有其意義存在，本文許多新論據之提出便是對此的一個肯定。例如：

一、夢境幾乎完全符合現代心理分析學

二、「枕中記」、「南柯太守傳」、「薛偉」三篇的故事原型之發現

三、夢境大致可分三類，其中夢中之身可見的說法係中國所獨有者

四、夢境在小說中起了八種作用

五、夢境的作用可上溯至儒道釋三家學說的典籍內

這些，都有它在豐富的歷史社會意義外的心理學及人類學上之價值（也是它文學上的價值）。除此之外，相信還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惟這已不是拙文區區二萬多字所能負荷了。

（完）

（註解從略）

黃潤岳

閒思錄

一年容易又雪飄

一 長缺歸來乎

一九七四年底，我來加拿大，買的是三個月的來回飛機票。兩個月之後，女兒女婿們都要我住久一點。那知跑到移民廳去申請延期，一批就是一年。春華秋月，一年又快到期了。

曾經有些朋友問我何時歸去？還有一些朋友認爲我應該回大馬再做幾年事；不過也有勸我在加找點事情做做的。別講有人提出這些來，就是沒有人提，我自己又何嘗不時在考慮。但是，總不易得到一個結論來。於是一天拖一天的數着日子過！想不到連這樣混日子生活，也有人警告我：你會很快就蒼老的。

如今，我不是食無魚，也不是出無車，而是無以爲家。從前我還有輛汽車算是我半固定的財產。退休了，把汽車賣掉。最後是身無長物，孑然一身。即令我欲乘風歸去，也沒有瓊樓玉宇，我總不能長借住會館或者俱樂部。其次，何處是吾家？怡保、龍引、馬六甲？芙蓉？還是吉隆坡？

在渥太華，還可以女兒之家爲家。

我當然也不想閒居終日、無所用心。問題是我能再做甚麼？或者：有什麼工作給我做？定居也好，

客居也好，問題都同時存在。加上幾十年的老牛破車，身心都已經很疲乏了。在那裡居住都是一樣。我倒是一個地道的世界公民了。

二 讀書樂

多少年了，我一直在買書。成年累月的積下來。我就藏了不少的書了。有的書，買到之後，我只隨便翻翻便放到書架上，一擱就是十年八年。不過，我毫不惋惜，因為我既經買下來，便歸我所有；到那一天想看，便可拿來看。然而，我想看的時候多，能看的時候少。於是，許多書都一齊置之高閣，不會問津。

到了我要搬家的時候，甚麼都不成問題，只有幾千卷書不知爲何是好？想搬，搬不動；想送，捨不得。

經過了半年的考慮，找出了一個折衷辦法：有的搬走，有的送人。零零星星的送給一些朋友，寶劍贈名士，他們都很欣賞。中文的有關教育的書籍，尤其是華文教育及獨中的資料，清出來有整整十個紙箱，全送去吉隆坡；英文的雜誌及有關教育的書籍，也有好幾紙箱，送給馬六甲的一位朋友。他答應我隨時可以索回。幾百本中學師生可以參考的書籍，我全送給培中圖書館。因為我在培中服務了十年，也可以留作紀念。剩下的中英文圖書，有些是我自己喜愛的，有些是我想看的，還有那些朋友們送給我的大作，加上許多線裝書和一些古本，我就留下來，裝成兩個大木箱，寄到加拿大來了。

我樂享了購書之樂，我也領略藏書之樂。木箱寄到之後，終日清檢，又嘗盡了翻書之樂，現在便只有讀書樂了。

過去我沒有閒暇來好好讀書，一直都引以爲憾。如今，退休了，白天和黑夜都可由我自由分配。於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我可以廢寢，我可以忘食。一卷在手，諸事全忘，一心一意的真正的讀書——讀我自己喜歡讀的書。

紅樓夢是我看過好幾遍的小說。從前看紅樓，就好像看電影：電燈一亮，只留下一些陰影而已。現在看紅樓夢，我自己身也在紅樓，心也在紅樓。我參看不同的版本以及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這樣的慢慢嚼，細細咽，才領略到它的真正滋味。

從前看過的書，現在可以看看，而且更有味。從前沒有看過的書，更不用說了。

商 晚 筠

思念篇

橋

一段流水帶走了我
山色水色一般
誰人這端來那端去
把個倒影切成片段
又連接下來
從思念裏回去
走過的是一座橋
跨越着空間和時間
橫切着南中國海
我會經等待過
一陣風的吹起

及一陣雨的降臨
及一隻熟悉的黑影底造訪
而你 這陣子
靜跨在河的兩岸
接受泛濫的沖擊外
是否等待命運最後的裁決
或許每一個夜晚
重溫你被棄的青春
你看不到你老去的容顏
在風雨中褪色
但你將看到
晨間清澈的鏡子
映着你蒼老的神態和倦怠

你是一頁舊的歷史

縫縫補補的記憶

無意間被展開來

染成思鄉的顏色

綴字成詩句

而這些僅僅是無意間的展現

你是那般容易被遺忘

而我願遺忘之後

又常常想起

情中自禁的想起

你是堆砌起來的路

又是缺口的夢

我失鄉的腫子裏

如何尋一條雲路

再度接近你

奔放的河

這般不肯歇息片刻的流着

沒有名字沒有年齡

源自美麗的傳說

長髮的森林

靜穆的夜晚

從髮根到髮尾

被輕輕的梳下來

梳成稍微彎曲的髮型

之後就不肯歇息片刻

有著最古老的記憶

最豐富的經驗

即使是睡着了的夜晚

仍能够順着岸的邊沿流下來

流呵流了幾十代

有些人長久的歇下來

它仍然精神飽滿

我站着看它從我後面流下來

流到我前面去

我很累很累的站着

它卻不肯歇下片刻

蒼翠的山

遠遠的看它是一座山

近近的看它是一座山

靜靜的和它對峙

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座山

年年的青綠

就這麼一付面貌一付咀臉

像山寺裏的銅鐘

和尚敲打的木魚

擺在那兒不動不彈
雲從那裏浮起來
太陽往那裏沉下去
風從它懷裏吹起
雨從那兒飄來
它被想成聚衆之家
它底蒼翠的膚髮
受夜露晨露的滋潤
青春永駐
看它是山
入定的禪僧

華玲

很多人爭先恐後的走出來
我卻尋找回去的舊路
等待駛入你懷裏的船隻
我很早很早就張起帆
在這岸等著那一岸的訊號
熬過死寂黑淵的夜
又告別許多晨昏
醒來卻除不去異鄉

這美麗的異鄉
我躺在他懷裏被寵愛着
依然不能忘懷育我的故鄉

繁榮的喧雜教人想起鄉居
街上擺設幾柱街燈幾隻人影幾輛車子
忙碌了一天便休息
成一幅恬靜的山水畫
一座山幾株樹一道流水
止息於畫布上
從不會令人感到有多了一筆彩
或少了淡淡的墨土
一杯濃濃的咖啡便可把你
飲成香香的早點
一碟椰漿飯便可
打發掉乞食的下午
或一陣耳語便可
酣睡一夜

北是河
東是林
西是山
南是入山城的道路
黑點般的蜂蟻
小點般的世界
每天平平靜靜的
像月光流在潺湲的水面上
像垂釣者悠閒的草帽
覆着一張臉

閱讀別人的新聞
談論別人的家事

沒有戰火的惡意叫罵

或整條街上仰起的臉孔 只爲

注視一架直昇機掠過他們的生活

樓上西窗

是欣是喜

這般走過這般不言語的走過

裙裾帶來的碎步

信手敲開封着的沉默

是爲了想來

或只是不期而來

不期而遇

欣喜的是該來的畢竟來了

把手伸出去

攬來幾番風風雨雨

任星光從掌隙間漏瀉

任涼如水的夜

浸濕手的舞姿

詩卷有古人的吟調

有琴劍的脆亮聲

有古燈掌夜的氣息

詩卷被捲成一節節的竹

在書架上高高疊起

沒有年代的疊積着

古人卻盤居竹節裏憂愁

常常登樓

望燈火流螢

樓外是空曠

樓裏是

一字一字結成的情愁

想起月圓想起乞丐

西窗年年空設

誰會輕輕抹去塵

杙頭與月綿綿訴

想起明潔的中旬月

照透舊事舊景物

把我的思念一路明照

稿於1975.11.19日台北

遇

丘
壑

我在萬頭鑽動的街心往返奔走
人潮洶湧，水草抓不住兩岸
我悲哀的雙臂絕望地划動
突然一雙手，排過衆人
將我按住

城市的噪音靜寂下來
空氣中流動着雨後的清新
我攀附着你，彷彿貝殼
緊貼着旅人的足踝

熟悉的音容，熟悉的唇
爲何我們同自千年大寐中
醒來，看紅塵擾擾
看你在人潮外
我在人潮中
人潮，在你我之間
洶湧

古寺

等到潮聲遠去
一枚貝殼珍藏不了
所有旅人的足音

曾經夢中走訪遙遠的古寺
懷着冷冷的心我走過
香烟繚繞的迴廊
塑金神像歷歷在目
只是鐘聲已經模糊
鐘敲古寺麻雀驚走
麻雀啁啾啁啾着夢境
夢中古榕倒垂縷縷長鬚
側殿盡頭孤僧獨自下棋
一叢修竹攔住千年靜寂
竹影婆娑拂動薄霧
若隱若現鐘聲模糊
徐徐推動水月鏡花
剩下虛空呢喃着空虛

一陣煙霧過後
又一座古寺矗起
在夢中，在劫後的三生

沙禽

問題

其實我們每天只思索一個問題
每天都是相同的問題

問題是

究竟

漫長的歲月裏要做些甚麼

究竟

短促的生命裏有些甚麼好做

而且

爲甚麼要捨東向西

爲甚麼要捨西向東

爲甚麼

要躊躇在天地的一個角落

思索又思索

倘若我們不能不停下來思索
千花依舊開落

偉大的城市依舊在繁華裏寂寞
哀莫大於心死

我們並不因停止而得到棲止

倘若我們能够流落下去不思索

又憑此生無所托

更不能寄情於落寞

而且一到黃昏沉沉的暮鼓聲聲問你因何要執着
悲莫大於失向的摸索

我們並不因流落而展拓

啊，那麼我們只能日夜來往徘徊於無意義的揮霍
有時流落有時思索

有時

不知所措，對着

茫茫的

天空

海濶

最初

把最後的時光行成溪水
淙淙流過沿岸的花木
看花瓣和葉子，投向
溪水飄飄蕩蕩的負載
如小小的紙船
搖曳輕輕地盪過來

把最初的記憶喚回來
彷彿我空曠的眼街走入妳撐傘的姍姍
彷彿妳秀美的雙睫剪下我風影的翩翩
妳是搖曳在枝頭上的花瓣
讓我是清清的溪水迎接妳
帶妳走過樹林，走過亂石灘
從黑夜的爭吵中航出來
航到風中蘆葦的寧靜

如今，我把自己再化成流水

再度等待妳的花瓣飄落
而當不久前蘆花洒了我們一頭
妳是悄然讓我流淚失聲
只能靜靜坐下來想起
再也尋覓不了的最初

出港

沒有澈天的汽笛
沒有揮手喧嘩的人羣
沒有繽紛的彩帶
午間的碼頭只有陽光
和一波波輕打着石敦的潮

微微晃動如母親手中的搖籃
我是港灣裏靜靜停泊的小船
開航時候，又有一名老水手
緩慢地把麻繩自岸上收回來
看着海水泛起花般的泡沫
看着曾經相偎的碼頭漸漸後退
喊不出聲，揮不出手
我只是悄悄出港的一艘小船

溫瑞安

長安

古之舞者……那一場舞後

書生便輸去了長安

那年的容華，叫人怎生得忘

妳若是那閉月，舞後便是那羞花

當沉魚浮起，落雁升起

滿目都是燈迷

我以呵暖呵暖妳

暮色那麼濃

暮色那麼溫柔

而我又急着要走

急着要走……

……古之舞者，玄衣更霜

妳髮色多麼柔

像一朵黑色的芙蓉

在水流裏散開而落

妳抿嘴笑過多少風流雲散

皓齒啓合開多少漁樵耕讀

但我是誰？妳知否

我便是長安裏那書生

握書成卷，握竹成簫

手搓一搓便燃亮一盞燈

握手握劍，或訣或別

妳且容我將緣份留下

七世三生，永互不變

……古之舞者，玄衣更憂

也只不過換回來傷憂一點

愛情一點，關懷一點

絕望一點，美目流盼一點頭

妳是黃葉，當知秋風

妳是青樓，當知管絃

我在這二十世紀古典的燈下寫詩給妳

才發現古典有多遙遠

這首詩像心中的一個秘密

永遠也無人發現

焚花成舟，焚塔成石

花船石塔，落葉滿地

妳抿嘴笑，清麗的一抹

是載走江湖抑或是我？

古之舞者……玄衣更傷

時日無多，我緊緊握着妳的手

緊緊追問，妳住在何處

妳是誰呢？是黑髮還是白衣

是白衣還是飛霜

當窗對着窗

無限對着無限

無限哀愁，盡在心頭

曾是愛妳，曾是偷偷的思念初戀妳

妳雙眸雙睫，笑成春水一遍

那麼自然的雪崩

或美麗的沉吟

我驚動的同情

我沒見過妳

妳相信不相信

堅定的愛是無需見過的

正如我的俠情

生活在古代的城裏

那夕陽裏的落寞英雄

已活了歲歲年年

如果我見到妳

……古之舞者；我忽然想到死

想等待再生

就像等待一些驚喜

在暮色裏，我的濃情

還在千萬里外姑蘇起來

妳笑笑不再言語

我寂寞和急

寒夜淒冷一片

妳在手裏握的是什麼字訣？

右手是第幾招瀟湘？

白衣，當許多江湖不再

我叫我狂如何狂

叫我老如何老

叫我青絲或霜

叫我白髮成鬢，心成冰

千萬里外胡笳也哭了

長安千萬壽衣聲

亦是萬古雲霄

我是那羽毛……

長安不再，襄陽不再

城呢？向陽在不在

我叫一管竹，吹盡了江南

是神龜？是俠侶？

像一朵花驚起了一陣江湖

古之舞者……玄衣勝雪

千萬度瀾波

回首處，不是霧

而是那半生半隱半蔽

另半生似行似動

懷念中的關懷

幻滅裏的武林

最易令人作美的慟哭

當許多事都過去時

跡之一舞，許多情愁

而世間事，向誰訴

白雲？蒼狗？……

……古之舞者，玄衣更絕

那一彎明月，看過多少格鬥

多少位英雄，站着死去

笑着挺身，哭着故土？

人到二十後

不能想江湖

武林那麼遠

是俠也斷腸

而世間情是一棵

恩恩怨怨的樹

古之舞者……當風煙過去

再來的是什麼？……

稿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

衣袂飄飄

致——A Girl Named Chew

現在我就站在昨日我所眺望的明日的界線上。昨日對我只是不屑一顧，我知道它從來沒有渴望我多逗留一刻在它懷抱中，而我也從來沒有留戀過它。我何必對它惋惜？我何必對它嘆息？我知道「現在」正熱誠的挽留着我，而我還有另外一個明日，另外一個明日在對我搖手微笑。這或者多少証明我在濫用時間吧，浪費時間本是所有人的天才，我們又何必保留這份上帝賦予我們的特有才華？

時間大概是如來佛手掌上的私有財產，當我們誕生下來落在他的五根手指上時，我們就永遠不能擺脫它對我們的翻弄、嘲笑。

我想我從來沒有準備和時間競爭而氣喘過，譬如說現在我走在馬路上的時候吧，我真不明白從我身旁穿插而過的人羣，為什麼他們不能像我一樣悠悠閒閒的漫步，他們是對我的行動不屑還是向別人表明他們那貴人的忙碌，和他們的勤勞？你們一天到晚忙些什麼。你們賺來的錢還不是浪費在吃喝嫖賭，還不是和我一樣浪擲於脂粉堆中。有什麼了不起。你們最多是賺來一個衣冠禽獸的雅號之外，你們還得到什麼。而我，至少我還能夠向別人坦白這一點。丘吉爾年老時雖然也肥腫不堪，但你們以為你們的滿腸豬腦能和他比擬嗎？我看你們還是

不必抱着那一點外表上的相同來安慰自己吧。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羅馬却有可能一天毀在你們笨拙的手中。

喂，大城市，我又來了。你不必整日誇張的對我喧囂吵鬧，你不知道你所散佈的緊張氣氛把馬路上飛馳的僵瓜嚇得驅車直衝，彷彿遠遠有一個賽車英雄的銜頭在等着他們爭奪。最好你能够向太陽撒下一點燠熱來，讓那些害怕汗津的女郎穿上最少布料的噴火裝，稍爲調劑一下自己的輻射功用，街頭上那些色狼的雙眼，包括我，就不會懣懣欲睡了。當然不要忘記飛起你屯積着的塵埃，讓那些害怕死亡的傢伙早日給痛病扼殺。大城市，人們對你蹂躪，對你垂涎，人們控你地下千百年藏着的石油、礦場，把他們得到的金錢浪費在女人身上，或者開拓另一個使你妒忌的城市。而大城市，你得到了什麼。你唯一的銀行保險人大概是那清除污穢的清道夫了。嘗試控訴吧，人們利用你地下的寶藏換來的金錢造了無數的麥克風，播音機，作搖滾樂的喧嚷，爲什麼不利用它們作你不滿的第一响號。我佇立在你的街燈下時，從你那被文明和科學蹂躪過的淪涼面目看來，我知道你的確控訴過，只不過那是一種沉默的控訴吧了。

這當然算不上是一個大城市，人。稀少得可憐，連幾座能够顯露它威嚴的高樓大廈也不多，但是這兒的人都這麼稱呼它，而它本身似乎也滿足於這個稱號，所以我也就這麼人云亦云了，這本是一個跟紅頂白的世界，我又何妨庸俗一番。

大城市，我不知道是亦操縱人類抑或人類操縱你，而我必須活在你制度的管屬下。你的制度，實在太多太繁膩了。當我租了一輛西卡向我渴望的目的地出發時，我沒有依照你的指示在紅燈的警告下停止我的駛騁，我衝過了它的突圍，紅燈是死物，紅燈當然管不了我，但是另一個活的東西也騎着一輪西卡對我狂吠，把我和我的車輪在馬路旁攔了下來。

「你衝了紅燈，你知道嗎？」這個傢伙站在我身旁理氣直壯的對我說。看他那福德相，我想他一定以爲自己很神氣了。我衝了紅燈，我當然知道，難道我瞎了嗎。我有自由的肉軀，我可不曾受那種死物的束縛，那個紅燈，誰不知道那個紅燈是通過電流的傳達才復活起來的。

「駕駛執照。身份証。」這又是兩個制度下跑出來的名詞。我真不明白是誰發明了這許

多制度，使我們活得像行屍走肉一般。拿去吧，風風雨雨之間，我已失去得太多。

「你在求學？工作？」豈有此理，這個人是怎麼了？是不是他的大妹子嫁不出去，要替我說媒？要不然他蛇舌吞吐之間，又爲了什麼。大概想把我送進獄室內，享用那永無人進餐的黑暗的囚禁吧。

也許他看到我整潔的穿着白色上衣，手戴燙金錶，Patek筆，長袖扣針，發亮的皮鞋，再加上我特別擺出的一幅神聖不可冒犯相，把這個一向只會奉承的小人嚇壞了，所以我臨走的時候，我只聽到「明天上警察局一趟」這句撞懷着嘴唇說出來的話之外，我只知道馬達不耐煩的吼聲幾乎震列了我的耳膜炎。

女郎，妳還記得妳對我說過的話嗎：「你必須安安定定的找一份工作。」現在讓我暫時皈依妳吧。妳不知道我今天穿得好整齊。好漂亮。我要到那間氣派不凡的公司去，那兒有冷氣機等着我，有一張靠背的椅子，我將在那兒坐下，享受那些朝我擊來的冷凜的氣泡，和回答在我面前的先生小姐們的詢問。我會很容易成爲這間公司的職員，如果他們在詢問我的時候客氣一點，我會很容易成爲這間公司的職員。哪，就是這間公司了，它所在的樓宇好高。好大。彷彿是這個大城市最值得驕傲的一座建築物。我走進了電梯，那個守門人對我幾乎做出一種鞠躬卑膝的態度。我到了那間公司的大門前，和那些排着隊的人一起擠進了行列中。喂同胞們，你們也是來和我一起搶飯碗的嗎？你們是不是想準備一筆錢，和你們的愛人結婚？在還沒有朗背家庭計劃的條約之前，你們爲什麼不看看我，你們不看看我也沒關係，在我們守候的門裏面的人會看我的。我穿得好整齊。好漂亮。他們準備會聘請我。

於是我就這樣虔誠的等待着，一如那倚窗輕嘆的女郎在守候我的歸期。我想只有這一刻，我開始對漫長的時光發出了埋怨聲。我也不能告訴你那是什麼時候，總之是那個時候在我前面的門終於打開了，我特地挺了挺胸，踏進了那不可預知的命運，留下了一羣以蟻行的步速前進的行列，排排的推擊着無數個亦上岸的浪潮，焦急且徬徨。

在我踏進那所房子時，原諒我並不能對裏面的佈置寫下任何記憶，因爲我一開始就被三張嚴肅的臉孔所震攝。他們分別坐在三張寫字檯旁，在他們中間放着一張等候審判的椅子。

我想，他們首先會請我坐在那張椅子上。

「請坐。」坐在中間寫字枱的男人說，他的左邊也是一個男人。他的右邊是個女人。

我於是坐了下來，忽然開始厭惡那股散佈在他們身上的市僧氣。我開始後悔我不該聽那女郎的勸告了，到處都是這些衣冠禽獸，我必須把自己隱藏，隱藏在一個不屬於塵寰的世界。這兩個男人昨晚一定把不少豪語和金錢拋擲在妓院中吧，我似乎能够感覺到女人的脂粉氣還停留在他們身上。坐在他們身旁的女人，昨晚大概也會瞞着丈夫偷了漢子，跟據詩人浪漫的推測，她那種滿足的表情就表示性慾已填滿了她的飢渴，而不是現在那種坐在旋轉椅上的地位的滿足。現在就讓我看看他們怎樣毀滅女郎對我的期望吧，而我，我連絕望的權利都失去了。……一支不妥協的箭飛了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名字？我要名字幹什麼？名字能代表我嗎？代表我的靈魂？肉軀？我根本無需要這種象徵，在你們來說或者很重要，在我來說它根本不會喚起什麼作用。我是玄虛的，我現在存在着，我將來也存在着。

「你叫什麼名字？」啊在我守候的荒野上，有一種奇異的聲音，將化着龍吟虎嘯的慄音，遁着狼嗥鴉鳴的擅賴，連絲不絕的向我發出一連串刺心的追問。我何必去理它？我只是一個虛無的形象，一個名字就能叫我現出輪廓來嗎？我想，這聲音一定不耐煩了，或者它會追問我為什麼不回答它。

「你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也許你的問題太虛浮了，虛浮得喚不起我的記憶，虛浮得像黑暗中的一襲黑衣，看不見摸不着，沒有人知道死神什麼時候對自己獻祭這塊旗幟。

「請讓我看你的學歷表。」我連生死符也沒有隨身帶着，何況區區一個學歷表。

「先生，你怎麼了？」

我怎麼了？上帝，我會怎麼了？我坐在這兒任由你們擺佈，而你們反而問我怎麼了，你們叫我應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你們叫我坐在這張椅子上，誰知道你們在這張椅子上預備了什麼？說不定你們在這兒通了電，隨時準備把我的生命消逝於那一剎那的擅抖中。對不起，你們的面貌和市僧氣給我太壞的印象了，在漫無人跡的荒原中，我不得不把你們聯想成即將謀殺我的兇手。

「先生？……」

先生？在不久前我還在想我是否已真正成長，否則我情願採擷一粒早熟的果實，充實我缺乏熟嫻的花園。畢竟你這一聲恭敬的稱呼消除了我的憂慮。或者是我的裝束使你不得不這樣稱呼我吧，還是我勉強扭曲成嚴肅的臉孔征服了你。無論如何，我應該感謝你給我的証明，我想這是我與你們在這兒見了面之後，唯一使我心慰的收穫。

顯然你們對我的沉默感到不滿了，我也能够感到自己處在那種不歡迎的氣氛中的難堪。所以我必須起身走了，背着那三張尷尬的臉孔打開了大門，我又把自己浪擲於剛才守候的地方。在我沒有進去以前，我對我所做的事完全守着一種虔誠的態度，可是在我出來之後，我知道我是褻瀆它了，無論它是不是值得我褻瀆，我知道我已經睥睨了整個社會，整個制度。年青的一代，你們還擠在等待的行列中嗎，難道你們不知道這房中有三條啃人骨頭的黑龍，在等待機會把你們擠成三文治？回去吧，伙計們，你們喜歡寫詩的，就伏案把自己跳躍的鮮血寫成韻律吧。你們如果已經有了女朋友，我勸你們把她帶到深山中談戀愛，在灌木間成家，替國家製造一點美麗的傳說。你們如果有年邁的父母等待供養，就赤手空拳到荒地去開拓一個太平的家園吧。

所以我脫下了那些嚴肅的裝束，再一次以翩翩一件長袂飄飄的姿態，迎風而立。

寂寞在生命的比率中，佔了多少的巴仙率？也許並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數學公式所能解答的吧。凡夫俗子，販夫走卒，也會在工作之餘塌下一點寂寞的空隙，何況是黃昏時佇立於杳無人跡、飄洩在小碼頭的你身影？靜穆的小碼頭所賦予我的形象是寂寞的，我就憑着這一點直覺猜測此時你心中所要說的話。倚窗嘆息的女郎，或者不久之後我就會躺在另一個陌生女人的懷抱中，詛咒我吧，如果這是一種對你不忠的行爲。

那女人就站在我身前不遠處，她的背影緊貼着我面前的綺麗景色，她這樣不動的站着，大概是想把自己的身影和這黃昏一起消滅在黑暗的瀕臨中吧。女人，站穩，你將要聽到我突然向你襲來的聲音，不要驚慌的把自己傾瀉在面前的海洋中，雖然那會激起無數金銀的浪花。

「黃昏並不值得你長時間的凝視。告訴我，你在想什麼？」我說。你一定不會埋怨我打

擾了你的好夢，或者你這樣長時間的等待，也只是在等一個同道人把我剛才的話說一遍。妳向我轉過了妳的臉，劉海是綰綰，鬢然是長髮。女人，觀察我吧，一如妳觀察每一個走過妳身旁對妳有所企圖的男人，我真怕我和他們沒有什麼分別。如果妳以爲我輕薄得像那些時常對妳吹口哨的人，妳可以罵我，唾液我，因爲從妳那驚奇的眼光中看來，我感覺自己的確冒犯了妳。

說話吧，沉默的滋味並不好受，我所以大胆的和妳交談，就是嘗試打破這個小碼頭沉寂的局面。

「我也不值得你長時間的觀察。」她反問我。「告訴我，你注視了我多久？」
「在妳剛抵達這兒的時候。」我說。「我也不能告訴妳那有多久，我是個沒有時間觀念的人。」

「你將怎樣繼續打開和我說話的局面？」她略帶諷刺的冷笑。「你會不會告訴我，我很像你從前的一個女朋友。」

我想不到她會有這麼尖辣的語言，一時我只能尷尬的扭曲着臉孔，抽擰着臉上的肌肉。
「或者你會有更好的藉口。」

這時我藉着落日的餘暉約略把她打量了一下。其實她並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年青，大約總有三十歲的年紀，也許她的身材太苗小了，所以我才會把她的背影估計年輕。瞭解她年齡上的距離以後，我反而寬恕了她剛才的言行。我知道像她們這種年齡的女人，面臨着的是歲月對她們無情的挑戰，時光對她們的失寵。她知道自己不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也不是老邁得脫髮落牙，一種是她們渴望的年青的追求，另一種又是她們害怕接近的衰老，所以在這兩種空間之中，吊滯着使她們無法回頭也無法上岸，那一種處在懸崖與懸崖之間的吊橋上的恐懼，攙抖和戰慄，或者會多少帶來一點她們性格上的孤癖吧。

「你怎麼不說話？你以爲我在生氣？」她似乎帶着一點勝利的光榮微笑了。女人，寂寞的女人，妳不必隱瞞我，妳亦霍然使我感覺吃驚，如果妳冒冒失失對每個向你搭訕的男人作殷勤，法庭上，有一個罪名等着妳提控，名叫強姦。

「這是你第一次來這個碼頭？」她說。

「是的。」向女人撒謊吧，爲了不想讓她自作聰明的猜測錯誤。

「把第一次寫在任何事情上，這件事情總該是美麗的。」

「不見得吧。譬如說死亡。」

「死亡只有一次。我們原不該把這件事情歸納進去。」

「接近死亡邊緣的。好像車禍。」

「只有在詩人的眼中，車禍是美麗的。」

「追求刺激和死亡本是詩人的責任。」

「我憎恨車禍。」她忽然咬緊嘴唇，把風爲她吹斜的一縷髮壓在皓齒中。

「爲什麼？」

「車禍不但奪走了我的青春，也把我衝進了寂寞的領域。」她幽幽的說。「車禍奪走了他的性命。」

「他是誰？」

「我的丈夫。」

「哦。」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我無需繼續追尋它的根底。當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少了丈夫的索絆時，人們就會慰藉似的把寡婦這個名詞套在她的身上，彷彿這個名詞是一道符咒，能够驅逐女人闔院深鎖的寂寞和孤獨似的。

「你是第一個不把安慰向我加在這個悲劇上的人。」

「向別人安慰的人，自己反而更需要別人安慰。」

「你是說你自己嗎？」

女人，妳能够明白我多少？或者妳只以爲我是一個無聊得隨便向女人聊搭的男人，也許我的確是這麼一個人，不過如果有人把我說得這麼簡單的話，我是不會同意的。人們總喜歡別人把那些複雜、罕見、崇高的名詞掛在自己的銜頭中，可能我也是這麼一個人，我總喜歡誇張我在性格上和別人的距離，也許這能在我所相處的庸俗的塵寰中，把我清高的思想作一種解鞍似的超脫吧。女人，妳將以什麼探戈步過我的夢境，妳將以什麼姿態偷窺我的思想。而妳所知道的，只是一個無聊得在碼頭喚女人的男人。當然，我也不會知道妳多少，我只知

道妳是一個失去丈夫的女人，而如果我將透視妳，我也只會偷窺妳淋浴的春圖。

「告訴我，妳知道我多少？」我說。

「你很悠閒。在這個忙碌的城市中，悠閒的男人總是很少。」

「不錯。人們總不知道悠閒是他們採擷自由最美好的時刻。」

「你不見得時常都是這麼悠閒的吧？」

「怎麼不見得。」

「你沒有工作？」

「寫字樓是懦夫的生活避難所。何況，我也不願把自己的生命凍僵在冷氣機的咆哮聲中。」

「那麼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在遊蕩，找尋生命的陽光和雨水。」

「你找到了嘛。」

「誰知道。慾念使我們永不滿足現狀。」

「你現在有空嘛。」

「怎麼說。」

「我準備赴一個舞會，但是我缺少一個舞伴。」

「喧鬧的侵襲，往往是寂寞最好的慰藉。」我說。眼前浮起一堆接騰着的身子，蛇樣的狂熱，散亂的長髮，把睡窩快燭死的靈魂篩出，「有限公司」的布料，對肉軀作過度的曝光。搖擺的偷窺鏡頭，逗留在最性感的胸前！少女們的陶醉像燭爐上的蜜糖，作蒸溜水的升發。

「我將受歡迎嗎？」

「我是舞會主人的好友。」

所以當命運還沒有揭開序幕時，我們總不知道它在舞台上給我們預備了什麼，一個滑稽的丑角抑是一個嚴肅的馴獸師，都是一個無可預知的謎。傳說中的寡婦，都說丈夫臨死前慷慨的給她們拋下一大筆財產，我相信這個女人也不例外，我們赴宴會用的是一輪漂亮的跑車，它把我們載到了舞會的地點。

「我應該怎樣把你介紹給主人，我並不知道你的名字。」她下了車說。

「那麼把我當作一個神秘客招待吧。」

事情就這樣展開了。一切都不知道是怎麼降臨，但偶然間一切就在不知不覺中拉開了序幕。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瘋狂舞會，我懷疑她把我帶到這兒來，是不是企圖把我引誘到墮落的道路上。當然，人人都想擁有一段墮落的時光，但並不想擁有一個墮落的歷史。所以我並不怪她，天生的浪漫已使我準備把一部份青春拋擲於脂粉堆中。跳舞吧，我們被認為渣滓的這一代需要把一雙跑不出前途的腳，浸浮在瘋狂的舞步中。前途？那些人設下等待我們的陷阱，就喜歡把前途當作魚餌，讓我們爲了它的追求而掉進不可預知的深淵中。不必再爲先人一兩個目眩的名詞而把我們的精力都因而消耗，他們拿幾件搶劫、毆鬥、施暴的新聞來批評和鄙視所有這一代的人，他們以爲自己在做什麼。爲我們寫歷史嘛。光榮的歷史。光榮的一頁。而你們將要拋筆歸西了，你們又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典範？要我們像你一樣寫下一代的歷史吧。人類如果失去那一點點對光與熱的追求，怎麼還有信心面對世界微笑。

我不知道這個舞會是怎麼開始的，我也不知道它是怎麼結束的。或者這是一件根本沒有開始和結局的事情，它來得太奇妙，它去得太奇妙。我想我應該滿足於生命所賦予我的這一點神奇，人們活着如果不能感覺到那一點矇朧美，將無疑是一種缺陷，也是唯美主義者的遺憾。

我把肉體上最熾犖的擅抖都震落於搖滾樂瘋狂的旋律中。舞池上晃動的影子，伸出黑瓜子，亦擠住對方！野性的叫喊，企圖喚起聾子的聽覺。當我和那個沒有丈夫的女人一起離開了結束的舞會時，午夜的十二下鐘聲就這樣浪漫的拋棄了一個昨日。我想大概是舞會離開了我們，而不是我們這群需要它的人離開了它。

「快樂嗎？」我的舞伴說。

「原始世界的瘋狂呼喚，注滿了興奮的強心劑。」

「我最怕滿足過後，寂寞乘空虛而來的那一段時間。」她說。「時間是鉛，當它向我走來時，就像人們在皮膚上繡圖案一樣，又慢又痛。」

「放鬆肌肉，妳就會發覺那一點繡皮的技術實在帶不來什麼痛苦。」

「你就這樣和我分離嗎。」

「我是不是須要吻你的手。」她的左手搭着右手背，平放在小腹前。女人都有一隻待吻的可疑的第三手，蟄伏在臉頰上，作獻媚狀。

「我沒有這種光榮。」她說。「我有必要送你回去嗎。」

「不，讓我獨自步行好了。妳不怕我變成妳的丈夫？」

黑夜是目睹我們分離的証人。我走了，妳不必苦苦等待下一次見面的機會，妳不知道當我在舞池中摟住妳起舞時，有一個倚窗女郎的輕嘆聲遠遠的喚起我的不忠。年齡上的距離，是我們在前線相處時的第一個敵人，就以剛才的舞會來說吧，我實在不能忍受妳的朋友對我拋來的奇異眼光，他們在企圖透視我什麼？

不必再到小碼頭去等我，我除了在那兒拋下了一個記憶之外，就再也不會把尋覓的印跡消耗在那兒。上帝已經把另一個明日給了我，我必須好好睡一覺，去迎接明日太陽等待我的笑臉。

我不爲何而來，一如我不爲何而去。

在一千九百五十六年六月廿一日中午十二時三十七分，我的出生紙很權威的把我的誕生日期和時時間作了一個記錄，這個記錄或者不能給我帶來什麼，但是我不能不感激它，至少它已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上。我不知道當我踢着變腳從母胎中鑽出來時，我是在不願意的嚙哭着，還是閉着雙眼對我不認識的一切微笑，或者只是不滿意的一聲不响僵黑着臉，等待人們把氧氣筒滴進我的喉腔吸進第一口不是天然的空氣，才若有所得的作生命的第一鳴响。

於是「增肥」的糖菓和填鴨式的教育走來，孔子的道德經古訓，還有莎士比亞，還有岳飛（「精忠報國」是裸女背上的雕繡字）。老師是木刻的雕像，擺在學堂上只能當裝飾品！制度是焗爐，亦生烤我們。考試是生鏽的升降機，天知道有一大堆莘莘學子爭先恐後渡上它！書本上的字目眩得像聖經的教條，像哀悼文。於是電影院變成鴨子鬆弛的避難所，夜總會是發洩狂的去處。父母錢用紙紮的金錢向你身上拋，用酒的焚燒來調劑適當「溫度」的家庭。服飾是宣揚母愛的糖衣，汽車是爸爸餵子的巧克餅。長輩是戴着勳章的模範生，向你廣播

光榮的歷史。朋友是幪面盜，用暗箭黑槍對你挑剔。女朋友是空心腦，塞滿茅草，是誇耀的貨物，是唯一不使懷抱空虛的專制品！你要吶喊了。你要吶喊了！

我不會埋怨他們，或者我更應該感激他們。如果我不是在那種種制度的束縛下，我也不過是個沒有思想的販夫走卒，頭腦幼稚的凡夫俗子。當然，我也沒有能力把我生命的陽光和雨水、典藉的追求和夢境的循環都寫下來，寫下來使他們像浪潮一樣永無止境的翻覆澎湃。這或者是他們的自作自受吧，也許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企圖培養的，只是一個沒有槍械的敵人，前線的神奇，使他响往衝鋒！

……一隻黑色的虛無貓跳躍而來——

如果遠方有戰爭……而戰士只是鮮血的幻象。光榮的犧牲，將要死得把骨肉飛散周圍七百里！一粒罌粟似的子彈竟叫我墜地，我會不心負，我會因而羞恥！

有人自和平的對岸來，有三角錢和報章交易，把「嘖嘖嘖」的讚嘆聲都抖落於字與字的排列中。白紙黑字間，只是顛倒了幾千個字的次序吧了。好奇的眼光，是圖片的顧客，作凝冰的停留，兩道平行的直線，從不作任何角度的誤投。雖然那不過是兩塊旗幟的鬥爭。

對於任何不人道、不公平的事實，托爾斯泰會求我們懺悔，契訶夫會對我們慨嘆，雨果會求我們寬恕，高爾基會教我們反抗，魯迅會求我們詛咒，教我用那暗滯的眼光去冷掃千夫指。去吧，你們這些偉大的名字，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去對生活作這種種的剖視，而我實在沒有權力去對它們詛咒、反抗、寬恕、甚至是慨嘆，讓那些皈依你們的人去傳播這個神聖的任務吧。偉大？我想任何人都會羨慕這兩個字彙。譬如說我現在散步的街道上吧，當我經過一個立著偉大先人的銅像時，我就禁不住停下來，停下來帶著敬佩的眼光去觀察這個死物，我知道它從來不理我，我也不會埋怨它對我的冷落，就算是英女皇站在他身前，他也不會對這個更偉大的人物微僵一下身子。我有時候會附身看著銅像下的碑碣雕刻著的偉大詞藻，驚人的功業，驕人的歷史。或者就是那幾段文字的敘述使他不凡起來，我又何妨沾沾他的光，我知道我一生一世再也沒有可能和他們一同站在歷史的界線上。

「老張，你在看什麼？」

當我站在銅像前冥想我是否應該和這偉人一樣建立自己的名聲時，有一種若隱若現的聲

音，遠遠的把我招回現實來。我不知道他是在呼喚我的肉體、靈魂、還是那身邊沾染了我氣味的空氣，可是我必須回答他，雖然聲音不是我的。那是一張熟悉的臉孔，把一位和我一起畢業的同學輪廓顯現出來。

「我在替自己寫歷史。光榮的歷史。」我說。「你從那兒來？」

「從我用血汗換錢的地方來。」他說。「低微的薪金，給了我一種奴隸的感覺！」

「胡說。你庸俗了。這不污辱了藍領階級的神聖？」

「神聖？除了這高高在上的石人，還有什麼配稱神聖！」稍微轉移視線，他看着身旁的銅像。石人高傲的立姿，似乎不會挑剔過自己的幾何感覺。「你還沒有使自己的生生活安定下來嗎？」

「安定？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

稍微停一停。「你和她的事怎麼？」

「那個倚窗嘆息的女郎？」

「她仍然在倚窗嘆息嗎？你似乎沒有給她太多的安慰。」

「我和她相處在一起，就是需要她的安慰。」我有點頑皮的說。我忽然想告訴他關於那個失去丈夫的女人，但一種精神的混稀湧了上來，喚起了我對任何話題的厭倦。「你剛放工，很倦吧。」我說。「不打擾你，我走了。」夕陽為我拋下的修長身影，在我轉身時變成了這位朋友的臨別禮物。

殘陽留下的半天鮮血，亦化作悲傷，籠罩整個市鎮。大城市，睡吧，這已是休息的時候。我們已失去得太太多，我們不願把我們的美夢也失去。

時光，我將帶着最不高明的騎術把你像野馬一樣驅使。在經驗上來說，我是淺薄的，而你能否把我控制於野性的韁轡下，也是一個未可預知的命運。

陽光和雨水的追求、典藉的幻想和夢境的循環，這一切都太遙遠了，遙遠的至使它的呼喚來自一個沒有名字的國度。

生命為何而來，又為何而去。但願我能以翩翩一件衣袂飄飄的姿態，滿懷微笑的走在世界上，一直到我飛渡過亡魂的關。

太陽季

那女孩在樹林裡走過，身後跟着一隻狗。她輕盈地踏着落葉，悠閒得好像在找尋她失落的夢。栗色的髮在陽光中飛舞，向六月的風弄情。

有時候世界看起來是很美麗的。葉子想。林深處是一片沉寂。樹林就如一座島，被一片黃金的草海所圍繞。那女孩。她來幹甚麼呢？難道也像自己一樣，來這兒爲了甚麼都不幹？也許命運要兩個人碰在一塊？兩個相似的人。葉子想着想着。

忽然他看到一雙眼。

黑眼。似在沉思，或凝視着這空間，或凝視着空間中的甚麼。有一絲不屑，一絲憐憫。又彷彿在問，你來幹甚麼？

葉子凝視那雙眼，覺得它們並不真實，又真實得令你希望是個夢，忽然一切都模糊了，那雙眼漸漸逼了過來，推來一陣恐懼……

「少尉！」一聲叫喊傳來，驚醒一切。那隻狗一跳而起，衝出樹林。留下一林虛脫。「那只是一隻狗。」葉子對自己說。

風在林子裡穿過。林外仍是陽光的六月。一切都依舊不變。

這世界有時並不美麗，葉子想。

（那女孩只是在樹林裡走過，身後跟了一隻狗。）

那古老的房子有一扇莊嚴的門。凋了花的樹木有份不可磨滅的自信，自信可以把一切都拘在門內，或拒於門外。門前伸出一條路，就像道曲折的烟。葉子就走在烟上。殘陽中的古屋散發着它發霉的寂寞，還有一份淒涼的蒼老。它默默地看歲月流逝，彷彿永遠是個年代的旁觀者。

葉子從來就不會喜歡這房子。每次走向那扇門，他就有種逃的慾望。逃。逃離這古屋，這四代的傳統，逃離這一切！

然而每一次，他都得去推開那扇門，那份沉重，走進一片沒有溫暖的空間。

老人坐在大廳中間，也坐在昏暗中間，他一動也不動，像是已坐成永恆。正和整座屋子一樣，那麼蒼老。

「回來了？」沙啞模糊的聲音。

「回來了。」葉子道。其實也聽不清問的是甚麼，但也知道必然是這一句。

「吃過了？」

「吃過了。」

兩個對話者的聲音中都有一份厭倦，卻沒有一個企圖去掩飾。

然後葉子穿過大廳，走進房內，留下那孤獨的老人，繼續在昏暗中期待着甚麼。

房子裡只有一張床。此外就只有房角放着的工具，鋤刨斧鑽，葉子倒在床上，把臉深深地埋在枕頭裡。

葉家世代是木匠，這是傳統，只要你是葉家的人，就必須遵守這份傳統，你爸爸不聽我的話，不安本份地做木匠而去航海，結果怎樣？老人用不可反駁的聲音對他說，那時葉子十一歲。

然後日子在刨花中消失，你是不是喜歡當木匠？葉子從來也沒有問過自己。

翻個身，他仰躺着，天花板平整。就像是用整塊的木板釘上去的。葉子滿意地笑了笑，想着當時如何把一塊塊木板釘上去，費盡心思地使縫線吻合到一點也看不出來，一點也看不

「我是不是喜歡當木匠？」笑容消失時他問自己。忽然間他很想念父親、那遼藍的海，如山的浪……

鋼纜垂了下來，未端鉤着一個木窗框。葉子小心地扶着窗框，慢慢地把它推到牆上的窗洞裡去。牆裡面的阿搖伸出手，把窗框在牆洞上扶正，然後解去鉤子。鉤子盪了出去，葉子一把抄住，仰頭對頂樓的吊車打了個手勢，鉤子就「軋軋」地升了上去。

兩個男孩子拿起水平尺，裡裡外外量了一陣，對窗框的位置滿意之後，阿搖取出一柄釘鎗，裝入彈藥鋼釘，把鎗口按在窗框上，開了一鎗，移開鎗口，那銅釘深深地沒入木框裡，他得意地吹了聲口哨，再裝彈藥鋼釘、開鎗，一連釘了十二口釘，那窗框已牢不可撼地附在牆上。

葉子拿起那把釘鎗，鎗口有點紫褐色，高熱的緣故，還有濃濃的火藥味，他隨手把它放回窗框上時不小心碰着了水平尺。尺掉出窗外，失落在那塊八吋寬的木板上，葉子就站在這木板上，尺碰着木板，跳了跳，他伸脚一踏，沒踏着，尺跌出木板。

葉子在木板和牆壁之間的縫中看着那尺跌落。它慢慢飄搖，縮小，縮小，終於看不見了，良久一聲微弱的「鏗」聲自遠遠的地面傳來。

葉子抬起頭，阿搖在望着他，兩個人的臉色都有點不自然。那把尺提醒了他們。地面在兩百五十呎下。

「我們是在幾樓了？」阿搖喃喃地問。

「第二十樓。」葉子道。「不要看下面，站得高時，不該看下面。」但是，是他在往下看，不是阿搖。

說着吊車响了起來，鋼纜垂下，鉤上掛着也不知是第幾個窗框。

阿搖在牆角的碎石堆中檢起那把水平尺。居然完好，只是碰損了一角。抬頭望，二十層上牆邊有條黑線。遠了，八吋也只是一線。

「要是阿成是把尺就好了。」阿搖把玩着那支尺。

葉子沒搭腔，接過那支尺，放回背包裡，人是人，人不是尺。要是阿成是把尺就好了。

就不怕摔了。從頂樓摔下來也不要緊。可是阿成不是尺。

兩個男孩默默地走。想着那場悲劇。阿成在十九層牆外的木板上，腰上的安全帶扣着竹棚。然後吊車吊下一個窗框，掛鉤忽然滑脫，四呎六呎的窗框掉在他身上，安全帶的確安全沒斷，可是竹棚的竹子被拉斷了……

葉子從來不知道人體是可以拆斷摺疊成這個樣子。相信誰也不會看過，頭顱是可以縮進胸膛裡的……

「到底值不值得呢？」阿搖用暗淡的聲音道。「爲誰在賣命？阿成的命倒值錢。如果換了我，是不是比他賠得更多？」

「不要說了。」葉子呻吟地說。「談一些新鮮的吧，女孩子、電影、甚麼都比這個好。」「可是兩個人都沉默了。

於是兩個男孩子走着走着，到了分手的路口，葉子偶然回頭一看，那座高樓森然屹立，彷彿在監視着他。

你逃不掉的，明天，你仍然要回來。

一輛開逢跑車在葉子身邊馳過，車中坐了個他熟悉的身影。

「吃過了？」沙啞的聲音問。

「沒有。」

「櫥內有菜。」

葉子走進廚房，一隻老鼠在脚下奔過，他打開櫥門。青菜豆腐煎小魚，並不失望，因爲本就沒期望甚麼。

回到房中，亮了燈，躺在床上，床邊放着日間的工具背包，那把水平尺翻出一頭，掩也掩不住，他一把把它拉了出來，扔在牆角，翻過身，把臉埋在枕頭裡，這樣躺了好一會，又伸手拉過疊成一塊的被，壓在後腦上，片刻，把被扔開，再翻回身，望着天花板，仍是一點縫也看不出來，手垂在床邊，正好垂入工具袋，沒有意義地摸着，忽然摸到那柄釘鎗。

鎗拿在手中，有份舒適的沉重，釘鎗和手鎗沒甚麼大分別，只是發射銅釘而已，葉子想

想着，臉上漸漸浮起微笑，第一次使用這種工具，是在阿搖家，起初不知道也不相信它的威力。對着牆壁發射，以爲充其量也只不過把釘射在牆上。結果六呎遠，一吋厚的木板牆被射穿一個洞！

葉子握住鎗，想着想着……

那夜他夢見了爸爸，把他抱了起來放在肩頭上：帶他到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地方。夢見了船，有一條街那麼長的船，船長是爸爸。又夢見了海，那麼遼闊……還有一個熟悉的影子，那影子有一頭栗色的長髮……

阿搖在牆外的木板上走着，小心地踏着步，十分小心，太小心了。葉子在牆裡，透過窗口看着他，突然一桶泥灰從上面掉了下來，砸在木板的另一端，整塊木板一震！阿搖閃電般伸手抓住窗洞沿，葉子又加了雙手，搭在他手上。兩人互望着，兩張蒼白的臉。良久，葉子鬆了手。

「不要做了，阿搖，不要做了。」

「沒甚麼的——」

「你在害怕！」葉子大叫：「不要做了！再做下去你也會和阿成一樣！」

「你呢？難道你不怕？有誰不怕？」

同一層工作的人望了過來，每一個人都聽到了，可是誰也沒出聲。一個油漆匠走了過來

「你們最好休息一天吧，不要勉強了。」

阿搖和葉子低下了頭。好久，兩人重新抬頭，互望一眼，眼裡都疲倦，深深的疲倦，葉子伸出手，把阿搖拉了進來，兩人默默地收拾工具。

「到我家去吧。」阿搖背起工具袋說，葉子默默地點了點頭。

阿搖住在開亞答屋裡，四周圍都和它一樣破爛的亞答屋，葉子跟着阿搖在屋與屋之間的泥路上穿過，心中浮起一股厭惡。他想起阿成，阿成也是住在這樣的地方。那次阿成摔了之後，他們去看阿成的母親，破爛的屋，穿着破爛的衣的老婦人。一切都是那麼醜惡……

「到了。」阿搖說。

葉子看着那間破爛的屋子，眼前升起了阿成破碎的肢體……

「等下一一起去賺些外快。」阿搖吃過了飯，坐在地板上搖腿。

「賺甚麼？」葉子問。

「到一個親戚家去修理門窗。好好敲一筆。那傢伙有四輛汽車！」

「你幾時跑出這麼有錢的一個親戚？」

「我舅舅。」

「你舅舅？」

阿搖不作聲。好久，悠悠道：「好漢不提當年勇。」

「有這樣一個舅舅，倒要見識見識一下。」葉子喃喃地說。看了阿搖一眼，又道：「我懂，我懂，你們李家雖窮，三分傲骨倒還是有的。是不是？」

路的兩旁種了柳樹，靜悄悄的。太陽仍在，但却也不熱了。一幢凹凹凸凸的洋房在路的盡頭。在它的前面是扇白色鐵門，兩邊伸展出綠竹的圍牆。

「你一定不欣賞你的舅舅。」葉子喃喃道。

「我倒沒當他是舅舅。」阿搖說，伸手在鐵門上推了推。噹啣噹啣一陣响，一個佣人模樣的走了過來。

阿搖展示工具道：「木匠。你們老板請我們修理門窗是不是？」

進了鐵門，走了好一會才到了屋子大門前。林木大門。葉子有片刻的發愣。

「較鏈鬆了是不是？」阿搖道。

「我家也有這樣的門。」

「你家的只怕是一扇門！」阿搖說道，拿出水平尺。

葉子扭上最後一根螺絲，把窗子「碰」一聲關上，窗玻璃震得「噉噉」地响。他呼了一口氣，又推開了窗子，忽然看到鐵門外開來了一輛跑車，藍色跑車，他覺得心跳停了一下。隨即收拾了工具飛奔下樓，阿搖還在弄那扇大門，看到葉子下來，道：

「快來幫下！這鬼東西有三千斤重！你的都做好了？」

葉子盯着門外，鐵門隔着視線，一個佣人在開門。看不見。

「把門抬上一點！」阿搖很辛苦地用搖鑽扭動螺絲：「裝門的傢伙竟敢用這麼鏽的螺絲釘！」

跑車開了進來，車蓬蓋上了，看不見，還是看不見。

「我把門關上，你出去看看有沒有甚麼不對。」阿搖扔下工具拍拍手。把葉子推出門外，「碰」一聲關了門。

跑車開進了屋旁的車房。

葉子伸手在門上推了推，一動也不動，一切正常了。他敲了敲門，不經意地回頭望望，看到了那雙眼！

仍然是那雙眼，若有所思，可厭，可憐，你來幹甚麼？

「鏗」一聲。葉子手中的水平尺掉在地上，一切漸漸模糊了，那麼不真實，一切不真實中，那眼逼了過來，慢慢，慢慢逼了過來……

「少尉！」

尖叫驚醒一切，但沒有阻止那雙眼。那隻動物撲了過來，葉子卻沒動，只是看叫聲的來處。一頭栗色的長髮，一張遙遠又接近，模糊又清哲的臉，這髮，這臉，都在他夢中出現過……

然後一隻手在門裡伸出，拉着他的衣後領把他扯入屋子裡，門轟然閉上，飛撲的狗撞在門上，發出一聲慘叫。

門裡，兩個男孩沉着臉對看，好久，阿搖道：

「走吧？」

走吧。走吧。葉子拉開門，女孩不在了，狗也不在了。屋子旁邊傳來狺狺的吠聲，走吧

葉子接過阿搖手中的工具袋，兩人一前一後走向鐵門。彷彿聽到：

「那兩個人是做甚麼的？」

「沒甚麼，只是修理門窗的。」

忽然太陽變得熱起來，很熱。

「吃過了？」

「吃過了。」

一陣苦澀的咳嗽聲傳來，昏暗中有一股發霉的味道。

「你不舒服？」

「唔。」

葉子站定，好一會，終於沒說甚麼。走入自己的房。

躺在床上，忽然他覺得老人很幸福，他只需坐在那兒，等着，所期待的必然來臨，自己呢？

那夜海不再在他夢中出現，他夢見古屋前的路化成烟，他在烟上走着，走到烟的盡頭，發現古屋已化成一團火，忽然有人在身後推他，他回身一看，是老人！對他癡笑，兩人掙扎，終於他把老人推入了火窟中。正待轉身離去，却看到火焰中升起一個影子，一頭栗色的髮

.....

「我知道你並不喜歡當木匠，」吊車聲中阿搖說：「我喜歡當木匠。」

「我何必在乎呢？」葉子用鏈子輕敲窗框。

「這是你的悲哀。你不是『何必』。你是『不能』。」

葉子沒有回話，鋼鈎吊下新的窗框，他把工具移到另一個窗口。忽然一股不祥在他腹中升起。

阿搖在窗外的木板上走過。

「阿搖！」

「甚麼？」阿搖一把抓住窗洞沿。

「沒甚麼。」

「甚麼不對？」

「覺得不對了。」

阿搖凝視他，「你回去吧。」

「你呢？」

「我？我沒覺得不對。」

葉子凝視他。「性命要緊。」

「要是覺得不對就不做，我天天都不必做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講話的。」

「聽着，」阿搖嘆了口氣：「覺得不對，並沒有甚麼——」忽然間他靜了下來，盯着葉

子。吊車軌軌。他伸手抓住了葉子的肩：「你怕了？」

葉子沒回答，不祥的感覺越來越濃。

「你馬上回去！」阿搖用堅決的語氣說：「你回去，我叫別人代替你！」

葉子頹然坐下。阿搖是對的，心中覺得怕，就不能勉強，每一個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他默默地收拾工具。

「釘鎗留給我，」阿搖在窗外道：「我的壞了。到第十六層叫彼得上來。」

葉子站定，回頭望，大廈仍然高聳，二十二樓窗外有幾個螞蟻似的在動，分不出那一個是阿搖。嘆了口氣。不會是阿搖。他走着走着。不祥的感覺仍然在。

走在那烟一般的路上時，葉子想起昨夜的夢，一團火。末日是不是來了？

古屋仍然屹立，葉子的腳步慢下來。忽然間又有想逃的感覺！

推開沉重的門，撲面是一股黑暗，葉子在門口站立了好久。

沉寂。

葉子輕輕移動腳步。

沉寂。

「公公？」聲音化入黑暗中。

沒有回答。

葉子呆立了好久，忽然有股奇異的感覺注入他心裡，好像一股冰冷的水，浸透了他的心。

他慢慢移到一扇窗前。驀然推開了窗！六月的陽光嘩啦啦地衝了進來，砍在地板上，亮得刺眼。

老人坐在張椅子裡，在昏暗的角落中，蒼白的頭低垂着。
「公公？」

沉寂，數不清的塵花在陽光中飛動。

他所期待的已到來。葉子注視那椅中人。冰冷消失了。他注視椅中人。不祥的感覺沒有，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恐懼，黏稠的恐懼……

大叫一聲，葉子轉身奔出屋外……

古屋仍然莊嚴。

街上充滿陽光，仍然是六月的陽光，葉子在街上穿着，走得很快。
到那兒去呢。

人群迎面來，擦身過。你們爲甚麼這麼匆忙？陽光刺在他背上，帶來一股寒意。巴士站旁人們在等車，葉子看着他們，羨慕得發狂，爲甚麼有的人永遠不能等？

走到窗櫺前，鏡中有個人影。

「你爲甚麼不停下來等？」葉子問。

鏡中人沉默。

葉子轉身走入人群中。

（「因爲你不知道你在追尋甚麼。」）

平衡，許多人都在追尋平衡，好像阿搖，但我不是，葉子走着，腳步慢了下來，終於站定。

阿搖！

恐懼的潮水漲到極點。彼得是個新手！

葉子突然拔步飛奔，奔向大廈的方向，也不在乎路人的眼光，只要有目的，一切不必在乎……

大廈旁聚了許多人，手指着，頭抬着，說話聲吵着。葉子發現雙腳已無法支持自己的身體。但他還是衝了過去，一眼看見一個人手中拿了一把釘鎗！

「……窗框裝不好……有一個是新手……」

有無數隻飛蟲在耳邊飛舞，葉子衝向持鎗的人，一把搶過了那把釘鎗。那人「嘿」一聲，看清了是葉子，馬上：「你怎麼今天沒做……」

「發生了什麼？」葉子看着那人的嘴。

那嘴靜了下來，所有的嘴都靜了下來。

「那把鎗是你的？」身後有人問。

「發生了什麼？」葉子仍然瞪着第一個人的嘴。

「你今天沒做……」

「發生了什麼？」

那人張口結舌。

「你的朋友掉下來。」身後的聲音。

「誰？」

「好像是……阿搖什麼的。」

阿搖。阿搖，阿搖阿搖……

太陽裂了開來。……

樹林深處是一片沉寂

來這兒是爲了什麼？葉子想，等。不是嗎？終於是一個等候的人了，知道在期待着什麼，必然會來的什麼。

林外仍是六月的陽光。風走過樹，彈一陣喧嘩。

然後栗色的長髮終於出現，和那雙眼。

葉子站了起來，眼看了過來。

仍然是若有所思，可厭可憐，逼了過來，爲什麼恐懼不見了？
十呎，八呎。

葉子看着那雙眼，嘴角浮起微笑。七呎。

在什麼地方見過？六呎！

手指搖動，撞針擊下，彈藥爆發。二又二分之一吋的鋼釘以每小時一千哩的速度向那雙眼衝去。

一隻眼突然化成血洞，夾一聲慘叫。白色的身形彈起六呎高，碰然落地沉寂。

在古屋中的椅子上，我曾見過。葉子轉過頭去，看那頭栗色的長髮。新的彈藥悄悄地滑入鎗膛。

女孩也看了過來，不只看到了葉子，也看到了釘鎗烏黑的鎗口，鎗口的火光。也許也看到了衝來的二又二分之一吋的鋼釘。

（人人都在樹林中走過，身後都跟了一隻狗。）

從窗洞看出去，一切都渺小，窗下，大地在二百五十呎之下的地方。雖然黑漆漆。但一定在那兒。

葉子跨出窗洞，站在木板上，望上看，星空很高，太陽呢？他滿意地笑了笑。鬆開手，釘鎗沉了下去，沉入黑暗中。好久，一聲微弱的聲音傳來，分不出是什麼聲，也許是浪打在船身上的聲音。

下面是海啊，爸爸的船在那兒……葉子讓自己沉了下去，沉入了無盡的黑暗中……只有那大廈仍然屹立，在無奈地等候另一個蒼白的黎明……

一片水聲

從泰北南下曼谷，要坐十小時的夜車。收到你的信以後，知道你將從香港飛來曼谷。只是信上沒有寫明確定的日期。我決定提早南下，只要你有來曼谷，我們會相見的。

曼谷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癱瘓，一城塵埃。曼谷雖然讓人疲倦，不過我却想看看曼谷。看她的繁華和喧鬧，看人潮和車潮，流成一座洶湧的大海。泰北的南邦太靜了這個馬車溝街蹣跚的小城。坐在夜裏，急速而來而又漸漸遠去的馬蹄聲，讓人跌進歷史中，跌進古代裏，猛然睜眼却又是現代。有點心悸。一住就是半年，我似乎忘了還有曼谷這座聲色犬馬而又動盪不安的城市。

十一月北風開始吹起，曼谷就快進入一片嚴寒。住在泰北的人已開始穿上寒衣，打上圍巾，瑟縮着雙手來去。巴士車晚上九點開行，可以合上眼睡一覺。凌晨醒來，從車窗望出去，曼谷向你閃爍着闌珊燈火，昨夜的繁華已近尾聲。

北風向南吹，從十一月初，湄南河的水位就開始高漲。據報上的消息，曼谷已泛濫成一座水城，小舟往還河面代步。凌晨進入市區時，歷時一月的水患仍未退盡。經過大街小巷，曼谷仍然是一片水聲。就像最近動盪不安的局勢。大學生的遊行示威，勞工的罷市。警察暴動，包圍和摧毀國務院長克立的住宅。郵政電訊局的職員罷工，使到曼谷和世界各國的通訊網中斷了一天，還好沒有繼續惡化下去，這些動亂一個浪潮，和曼谷的水患一樣仍未退盡，一片水聲。印支三邦赤化以後，不停的製造邊界事件。內憂外患一直困擾着曼谷。

直到泰國十一月十八日的水燈節來臨，曼谷暫時拋開那些紛紛擾擾，總算掀起了一點歡樂的氣氛。家家戶戶張燈結彩。青少年們高聲唱着水燈節的傳統歌曲。大街小巷，收音機，廣播電台一直重複播送這首歌。就像我們過農曆新年時，「過新年、過新年、新年好」一樣的充滿大街小巷。市民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尤其是少男少女們，捧着紙燈花燈到湄南河去，放燈許願。一片歡樂的色彩浮滿湄南河。對着這一河的燭光和燈影，我忽然想起古老的中國那條黃河。那些朝代那些禮服那些古典，那些曾經輝煌過的，近乎熟悉却又那麼陌生。張愛玲說中國的天是用補釘補過的，如何一針見血的話。我更想到印度支那的動亂，東南半島面對的威脅和恐慌，和這個歡樂的節目背道而馳。在歡樂裏又叫人如此不安。

隨着泰國如水燈節，歲末也近了。我想起我們的大年夜，也想到都同時過年的北京和台北，香港九龍，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我們的國家馬來亞，我們的吉隆坡和檳城，多元種族的社會。開齋節，大寶森，農曆新年，聖誕夜。記憶裏的爆竹紅，歡樂染紅整個馬來西亞。人間盡有這許多歡樂的節日，在這些節日背後却有許多動盪和不安。

我們在大馬吃年夜飯，穿峇迪衣。是否能觸摸到曼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局勢的風雲色變？我們大馬的詩人實在應該去透視這個動盪的年代，七十年代的馬來西亞該有能觸摸時代動盪的詩人。

十一月廿五日，有朋友從台灣返馬途中，停留在曼谷。大家聚在一起，談東南西北，談到國家，相互傳達在國外所看到的通訊稿，一時大家都議論紛紛，不能釋疑，直到有朋友從馬泰邊境輾轉來到曼谷，問起才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不免一場虛驚。

跑了幾趟旅行社，廿七日下午總算在酒店見到你，一見到你，竟然覺得你如此清瘦，看久了，才覺並不。風采依舊，不減當年美麗。你說就過年了，爸媽念着你一個人在外頭的，問你要不去過年。我低頭不語。一份莫名的黯然。你只逗留了二個晚上就飛回板島了。匆匆和無奈。這兩天裏，我似乎就只聽到你這句話和想着這句話：就快過年了。想到時間實在讓人心悸，尤其是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我說過我是來看曼谷的繁華和聲色的。現在這些對我已是一片龐大的茫然和失落。歸心似箭，我托朋友退掉已買了的火車票，我已不能忍受南下廿六小時的長途火車。雖然我知道機位已一早被訂完了。我固執的提著行李一早趕到廊曼機場去候位，在某人的缺席下，我終於順利的登上機倉，向板城飛去。

在藍天白雲間，向機窗外望去，這個古老的佛國隨着印支的失陷，亞洲局勢急轉直下，東協五國，泰國是首當其衝的。當大馬在歡渡一個大年夜時，祈望曼谷已擺脫內憂外患，不再是一片水聲。

七五年十二月板島

自然小語

草

草是柔和的嗎？安靜的嗎？我却發現草最咬噬，最愛熱鬧，試看風起時，他們總不忘記交頭接耳的呢喃，又總是那麼一大堆，一大堆的生在一起，從沒有看見過草孤獨，他們沒有獨存的習慣。

花

花是絕對憂鬱的，從結實的那一刻起，她就担心開不出花，怕毛蟲的侵害，怕風雨的摧殘，天天向太陽撒嬌，好不容易才有展伸的機會，却又是那麼忽忽的，一瓣接一瓣的爭先恐後，而爭吵平靜時，却已接近凋落的悲傷，看一瓣瓣垂老的枯黃，看那飄落在一角的嘆息，這怎能叫我想花是美麗的呢？

泥

你可知道，泥土最浪漫，它的愛人何其多；有那槐梧的樹，以顫抖的根鬚在他的懷中糾纏；有嬌柔的花，害羞與胆怯的向他試探；更有那早熟的草，也向他吐露了淺淺的初戀。別忘了，他還有許多暫時的情婦——各種蔬菜，才正愛的濃時，已被人連根拔起。泥啊！妳是何等的浪漫，連蚯蚓也愛在你心中亂鑽。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

(五)

彩虹橋 (Rainbow bridge) 就在尼加拉瀑布旁邊，以此隔分國境。橋正中揸着三面國旗，也就是在加美國旗中間插了一面聯合國國旗，橋兩邊各有本國的移民局，二國人民隨意進出不必簽證。過橋入了美境後，迎面便是一排檢查站，坐在小窗口內查護照的工作人員男女都有，他們都穿淺藍襯衫，深藍長褲或裙子態度挺和氣，看了護照，問了幾句話後，就蓋印放行。我們因要趕路，沒有到水牛城 (Buffalo) 去。沿着伊利湖岸的九十號高速公路，向西南行進。走了九十六里，到伊利城，(Erie) 捨湖岸沿七十九號公路南下。水牛城距華盛頓大約四百多哩，不算短，我們打算在路上住兩夜，萬一有一個人生了病，那就是給旅途添麻煩，所以我們大家常常互道保重。

這夜停在離匹茲堡廿里的小鎮，搭起帳幕，又在Camp裏住了一個晚上。設備不錯，最貴也不過六元，這些錢在星馬可以住小旅店，可是在這兒，不過睡在他們的草地上，借借浴室洗洗澡而已，但是在旅人看起來，究竟比住這兒的旅店便宜多了。

八號是三兒麟的誕辰，起了個大早，伏在晨露未乾的木桌上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我想這個時候，正是馬來西亞的晚上，也許他正在吃晚餐，伏案大擦一輪呢，願他能奮發有為，我

也就放心了。

我們到匹茲堡 (Pittsburgh) 時，已經是上午十時四十分，賓州第一大城是費城，(Philadelphia) 第二大城就是匹茲堡。它是美國鋼鐵中心，市內的建築物高聳而古老，藝術味頗濃厚。街道不甚寬廣，遊客極少，來來往往的多為本地人。衣飾整潔，狀甚悠閒，尤其是婦女，梳着美麗的髮髻，穿着樸素大方的衣裳，舒適而得體，自覺有一份安詳的美感。加上路旁教會豎立的牌子「Open the bible today, Your life will be better.」使人心靈更加寧靜。我們在這兒補充了幾捲菲林，打滿了汽油（美國汽油五角八分一加侖，加地則七角多，美雖容量較小，算起來還是較廉。）餵飽了肚子，又改沿七十六號公路轉向東南朝華盛頓駛去。P. 城距華府二百四十五哩，要是一日趕到，就得住旅店了，何況大城市旅店不大好找，所以決定再住一晚的郊外，才到華府較為合算。這一天的旅途，可說是全旅程中最枯燥寂寞的，這一段的高速公路比起加國差多了，地廣人稀，荒涼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坡草地上，舖滿了一大片大片的野紫花，綿延數百哩。但枯黃的野草更多，牛羊散在天際，沒有樹木，也缺少房屋，好像世界已把這兒遺忘，只能埋頭趕路。長途漫漫，特別容易疲倦，等他們倆准也不想再開了時，只好懶洋洋，慢吞吞地停下來，找一間有音樂的餐廳喝茶吃東西，餐廳有女侍者，有音樂，好像理所當然，即或在最荒蕪的地方也不缺少。可是這些都是荒漠中的甘泉，我們只不過坐了那麼一小會兒，精神就又振奮起來。

重上了路，彪提議我們來做口頭上的遊戲接成語，於是我起頭說雲淡風輕，明說輕騎滅從，彪說心所欲，又到我了，我說欲罷不能，於是又接能者多勞、勞民傷財、財源廣進、進退維谷。到了各字可難接了，谷，谷，谷，大家都敲着腦袋想不出，明一向是豪放派，立刻自造一句：「谷底回音，」然後用手圈在嘴上，對着那萬里無雲的長空，學着泰山樣長嘯一聲：「嗚嗚嗚：：：：：」又說：「你聽！你聽！」可憐天地空曠，無山無樹，更無一點回音，大家都笑得肚子疼。我說：這個各字不容易，咱們換個「一」字開始吧。」於是一字千金，金童玉女、女大當嫁，嫁杏無期，期期艾艾。彪說：「哎，哎，哎呀我的媽！這個哎字通用嗎？「哎呀我媽」可不可以做成語？」這個我真不能再笑下去，再笑就義氣了，但大家都期期艾艾地接不下去，算了吧，不管我媽他媽的改一個吧，於是，嫁雞隨雞，雞犬不留，留

芳百世、世外桃源、源源不絕、絕代佳人、人山人海、海底撈月、月明星稀、稀世奇才、才貌雙全、全又全不出了。彪大笑說：「全，我們全會了，不再玩，OK？還是說些北方的歇語較有後意思。」於是茶壺裡煮餃子——肚裏有倒不出；聾子的耳朵——擺設；大胖子跳井——下不去；棺材里伸手——死要錢；奶媽抱孩子——人家的。一個又一個說個痛快。媽見我們一團熱鬧，可沒法兒湊一角。明譯給她聽了之後，她也笑個不停，並且說西諺也有許多這樣有趣的，於是也舉些例子說來聽聽。

可見語言也並非是感情的障礙，思想、志趣、性格、文化、生活趣味手是重要的。我就對彪說：「你好好紀住旅行的見聞，回去可以寫一篇文章紀念紀念。」他馬上接口說：「媽媽，我是茶壺裡煮餃子——肚里有倒不出啊！」明說：「我呢，是茶壺裡煮冰塊，要慢慢倒才倒得出。」我說：「哇，你倒真會創新。」

我們就這樣說說開開忘了荒涼中的困倦。別了 Frederick 小鎮，太陽還老高的，大家不再想趕路，何況這兒離華盛頓只有四十五哩，明天起個大早到華府正合適，拿出旅行指南找到了 Provincial Park 的 Camp Ground，那兒好熱鬧，真是旅人的天堂。我們買了食物，交了款項，搭了帳幕，煮羹吃吃，談談笑笑，天色也黑下來了。除了美妙的螢火蟲帶着神秘的小燈籠飛東飛西外，簡直見不到一隻小昆蟲。我真想聽一聽促織的交鳴和野蛙此起彼落的唱和，那樣睡在野外，還有些詩意的情調。可惜大地靜寂如死，沒有一家的聲音傳到自己的天地外。好在沒有那喧囂的車聲，倒能使自己耳根清靜些。這夜我又想起馬來西亞的親人，同甘共苦的丈夫，浪蕩風趣的三兒，情如姐妹的小姑，做了小母親的心愛女兒，勤學敦厚的女婿，溫柔而靄的笑容姐姐，日昇園的太太團，教會中的兄弟姐妹，散居星隆的好朋友，留在大陸的親人……想了一個又一個，換批又一批……說不盡的樂趣，數不盡的往事，如今睡在這隔了半半個地球的美國土地上，為他們祝福、祈禱，願他們乘着東風或西風齊來入夢。

余光中

白玉苦瓜

——故宮博物院所藏

似醒似睡，緩緩的柔光裏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不再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瑩

看莖鬚纏繞，葉掌撫抱

哪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頓戰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會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

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盼萬睽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裏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黃維標

詩：不朽之盛事

析余光中「白玉苦瓜」並試論詩人之成就

白玉苦瓜和希臘古瓶歌

「白玉苦瓜」這象徵，透剔晶瑩得幾乎只像個單純的隱喻（metaphor）。它所象徵的是詩：是人類寫了幾千年的詩，是中國從「詩經」時期到現代的詩，也是余光中自己的詩。此詩分爲三節，每節十二行。首節描狀成熟中的白玉苦瓜，次節回顧它從前孕育成長的歷史，末節則言其永恆不朽，成了詩藝的正果。全詩體式整齊，結構謹嚴，一望而覺深得古典之美。

余光中的文學修養兼通中西，作品中用典極之繁富。近期的詩作則返樸歸真，歌謠風味尤其濃郁。「白玉苦瓜」不屬於歌謠體；在用典隸事上，却與民歌、童謠同樣樸素無華。不過，明顯的用典雖然沒有；與前人作品暗合和偶合之處，却有迹可尋，以白玉苦瓜象徵之不朽，固然是余光中的新創；詩之不朽這主題，則爲舊調。用一件藝術品以象徵詩之不朽的吟詠，亦屢見不鮮。

此詩首三行

似醒似睡，緩緩的柔光裏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即與濟慈（John Keats）名作「希臘古瓶歌」（Ode on a Grecian Urn）的起首遙相呼應：

Thou still unvish'd of guineas,

Thou foster child of silence and slow time,

（你這迢自嫺靜的新娘，

你這沉默的義子，悠悠緩緩；）

濟慈所題詠的古瓶，上面有酒神戴尼塞司式男女追逐狂歡的浮雕，故事採自古希臘神話，有二千多年

的歷史。年代久遠之物，都難免有龍鍾悠緩之態；濟慈的古瓶如此，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似醒似睡」，好像睡過一場千年的大寐，也是如此。這開始也令人想起麥克雷殊（Archibald Macleish）「詩藝」（Ars Poetica）的首數行：

A poem should be palpable and mute

As a globed fruit,

Dumb

As old medallions to the thumb,

（詩宜可觸不可詠

碩果渾圓見本性

絨口莫吟哦

勳徽千載任摩娑

）陳穎譯

麥氏沒有說明是什麼果，而且全詩也非以果爲主題發展下去，所以這裏點到即止。不過，「詩藝」是名詩，且甚富禪機，不妨順此一提。也可藉此知道詩之不朽的詠嘆，古今中外都有。

千歲遐齡，龍鍾悠緩固屬理之當然。另一方面，則老態之外，還有新貌；此所以古瓶有若「新娘」，而白玉苦瓜則「仍翹着當日的新鮮」（首節末行）。傳說中，人若得道升仙，即能返老還童。古瓶和白玉苦瓜，都成了不朽的藝術正果，所以也古而彌新。

古瓶上刻畫着男女追逐求愛的場面，是典型的戴盎尼塞司式生活。不過，它也有寧謐平和的一面，就是那虔誠的郊祭部分。「希臘古瓶歌」最後斷言古瓶不朽，而且「美即真，真即美」，成爲英國浪漫主義中有數的名句。酒神式的生活，乃浪漫主義者所渴望和追求的。濟慈這浪漫時期的詩人，對這種美感生活，力加禮讚，實屬自然，我們也可由此見到英國浪漫主義詩背後的傳統。余光中「白玉苦瓜」歌詠的，却不是這樣一回事。古瓶有的是男歡女愛，苦瓜則爲慈母之愛；古瓶上呈現的是狂歡，苦瓜中蘊藏的則爲苦難；「希臘古瓶歌」是西方的，「白玉苦瓜」則爲中國的。

白玉苦瓜的中國性

本詩首節描寫白玉苦瓜的飽滿圓渾，說它像吮吸了「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次節回頭補述生長過程，說它是大地之母（「后土」）的「恩液」哺育出來。這大地之母，就是「茫茫九州」，就是「整個大陸」，就是中國。在成長的過程中，苦瓜被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

所受的重重苦難（一踩二踩以至三踩，可見其慘重），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余光中作品中常寫抗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所以，這兩行也可說專指近代中國的戰亂（自然以抗日為最）；因為皮靴和馬蹄，古今都用，而「重噸戰車的履帶」則非近代的武器莫屬。

這樣看來，「白玉苦瓜」的母愛、受難和中國的意義，就彰彰明甚了。即使撇開詩的內容不說，單就詩題而言，也可發現道地的中國性。苦瓜是中國人才愛吃的，西方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欣賞它那苦而後甘的味外之味。余光中像一般漢英字典的編者一樣，把苦瓜翻成 *bitter gourd*；此詞普通的英文字典根本沒有。苦瓜的學名是 *momordica charanta* 一般的英文字典亦付闕如。可見般一外國人根本不知苦瓜為何物。

玉的中國性更具淵源。遠古以來，玉一直被視為至寶。這種晶瑩堅潤的寶石，人見人愛。「詩經」和「楚辭」裏，「佩玉將將」、「鳴玉鸞之啾啾」、聲音早就清脆悅耳；進而「美如玉」、「有女如玉」、「溫其如玉」，則已經是美是德的形容了。貴人君子，買得起瓊瑤為裝飾，「佩玉將將」，走起路來，好不威風。清貧之士，對寶玉可望而不可即，退而求其次，只好於想像中得之：「望瑤臺之偃蹇兮——多麼瑰麗的景象！」「禮記」「聘義」記子貢問玉於孔子，何以君子貴之；孔子一口氣列舉出玉的優點，凡十有一項，計為仁、知、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幾乎包羅了儒家所有的倫理德目：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歲，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既經聖人「鑑定」，寶玉的聲價益高。完璧歸趙，大概是第一個以玉爲國寶的歷史故事。秦始皇首先以玉爲天子印，玉璽之名，於此開始。繼「詩經」「楚辭」之後，我國文學作品中真是寶玉紛陳，琳琅滿目。據杜詩索引所示，玉字於杜詩中出現了近二百次；若把瓊、瑤、璋等字也計算在內，更不止此數。杜甫詩中，天地山川、人物宮室、文采風流，莫不可以與玉聯綴而成章。李賀一句「崑山玉碎鳳凰叫」，聞者淒厲欲絕；義山那行「藍田日暖玉生烟」，觀者凝眸茫然。金是西方最貴重的珍寶。中國非不重金，可是相比之下，玉無疑高佔上品而爲最珍貴的寶物。「紅樓夢」最重要的角色寶玉和黛玉，名中有玉；前者出生時口中銜玉，更是玉名玉質。可見玉之受國人珍惜，幾千年來如一。文中有玉，文之美者也是玉。「字字珠璣飛玉屑」。然則，句句珠璣，篇篇珠璣，便該是「連成璧」了；元好問論詩絕句，即以此稱少陵詩。李商隱寫的「李長吉小傳」，說李賀死時，有使者引他升天，因爲「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白玉樓乃藝術之宮，應是李賀意中樂土。

上面提到詩人論詩，以爲詩可不朽的，古今中外都有。李白以爲「屈原辭賦日月，楚王台榭空山邱」，和莎士比亞第五十五首「商籟」的

Not marble nor the gilded monuments

Of princes shall outlive this powerful rhyme

（王侯公子的大理石和鑲金碑座）

都比不上這有力的詩篇長壽）

旨意極近。不過，李白用日月長明不滅寫永恆之意，以與台榭之頹朽對比，意象鮮明，比莎翁只用抽象的「有力」二字爲況，實在有力得多。英上有很多詩人都以碑座來形容詩文的不朽。莎翁之後，羅塞諦（Dante Rossetti）在「生命的星座」（House of Life）中寫道：「一闕商籟乃瞬間的碑座」（A sonnet is a moment's monument）（行末一字，形音都似，堪稱妙絕。葉慈（W.B. Yeats）在「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中，非常嚮往古時拜占庭的文采風流，以爲在「長生不老的才智碑座」（ments-mou of intellect unaging）裏，可找到永恆。

碑座之爲物，用以紀念偉功盛業，以垂不朽。把碑座用來形容詩之不朽，自然可以。不過，碑座只是一種代表，本身並無偉功盛業可言。所以，以喻詩藝之不朽，當然比不上用古瓶或白玉苦瓜精當，因

爲二者本身都是藝術品，本身即是價值的所在。以日月爲喻，其弊相似（上引李白詩，日月乃用以對比，故不能只就這譬喻的精當與否而論斷李白詩之優劣。）古瓶上生動的浮繪，白玉苦瓜傳神的雕琢，都非藝不辦。詩爲藝術之一，無才無藝的人寫詩，休想傳世。英美現代詩的大宗師歐立德，標舉「意之象」（objective correlative）之說，以爲藝術上表情達意的方法，端在尋出與此情意相關的事象，然後將之表現出來。世人對此說景從附和，奉爲寫詩和評詩的主果。以喻詩藝之不朽，古瓶和白玉苦瓜之所以優於碑座和日月，關鍵即在「相關二字」。

就其同者而觀之，「希臘古瓶歌」和「白玉苦瓜」都象徵了詩藝的不朽；此主題可無分中外，不論古今。就其異者而觀之，則前者的西方性見於瓶上的愛情和宗教，及其濃厚的希臘色彩，而希臘文化正是西方文化的一大支柱。後者的中國性，則完全由玉和苦瓜二者顯彰出來。除了上面論之頗詳的這第二層象徵意義外，二者還有第三層的意義：「希臘古瓶歌」透露了濟慈的詩觀和詩藝，「白玉苦瓜」則成爲余光中自己的象徵。

在濟慈眼中，美與真是和詩如一的。他的一封書牘有云：「緊凝（intensity）是每種藝術的極至；能緊凝，則一切雜沓可厭之物，皆烟消雲散，而與美和真接壤。」另一封則謂：「我必須清清楚楚見到美後，才能確切感到它的真。」所以，詩中的「美即真，真即美」乃濟慈的詩觀和哲學觀，也是他詩藝所致力的目標。白玉苦瓜則是余光中，或者說，余光中的詩；而此詩表現這一題旨的手法，却一點不落言詮。

白玉苦瓜和余光中

本詩次節述白玉苦瓜的滋養，來自「母親」，這母親即大地之母，亦即「茫茫九州」、「整個大陸」，而這茫茫九州又可以「一縮」而「成一張奧圖」，一若作者余光中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爲詩中的白玉苦瓜。這話怎麼說呢？——白玉苦瓜是母親、整個大陸、茫茫九州、奧圖的「嬰孩」，原來余光中也是母親、整個大陸、茫茫九州、奧圖的嬰孩；所以，根據代數「代入」的原理，余光中就是白玉苦瓜。

余光中是她母親的嬰孩，這話誰不會說，所以說了等於白說。我們要注意的是本節中從茫茫九州到詩人的母親這一巧妙的轉接，特別要注意第四行的「碩大」二字：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奧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碩大」承上啓下，既形容無窮無盡的九州，也形容母親和她的胸脯。這裏的妙處在於母親所指的，既是碩大的大地之母（本節的「向那片肥沃匍匐」，和末節的「后土」），也是詩人的母親。「白玉苦瓜」脫稿於去年二月，當時詩人已進入四十五歲的中年，母親已辭世了十多載，即使她還健在，用碩大來形容年屬古稀的婦女，自非智者所應爲。因此，一如詩中所說的，碩大乃狀寫對母親的「記憶」。余光中愛母至深，詩文中母親常常出現：「圓通寺」「母親的墓」等詩，是專爲亡母而作。中國歷史文化意識極強的他，且嘗於「地圖」一文中作個譬喻說「舊大陸（即中國大陸）是他的母親」。「詩經」「蓼莪」篇，以「昊天罔極」，寫父母的深恩，詩人懷念曾在抗日戰火中庇護自己的亡母，昔日慈顏的影子，愈來愈大，以至於碩大如大地之母，如茫茫九州，是很合理的誇張筆法。另一方面，碩大可能是個很早的印象，得自詩人呱呱待哺時期。那時，嬰孩吮吸的是「乳漿」「恩液」「酣然而飽」後，便呼「大寐」。這時期，據佛洛依德所說，乃人詩混沌初開、破題兒第一遭的「口福」時期（oral phase）；除母親的胸脯外，小小的嬰孩別無所求，也別無所見。母親「是我記憶中最早的形象」，詩人在「母親的墓」中如是說。如果苦瓜只純粹是這種植物的果實，那末詩人實在不必用「記憶」、「輿圖」、「小時候」等字眼去描述茫茫九州這后土。

詩人也是輿圖的嬰孩，又何所據而云呢？本詩次節說他小時候不知道將中國的地圖疊起，而一任它攤開着，地圖上的山河大地，遂盡收眼簾。原來詩人的一個嗜好，便是地圖：他愛讀地圖、愛畫地圖、愛對着地圖出神，以至在中學時如何捉刀替女同學畫地圖，凡此種種，盡見於他那篇自傳性的抒情散文「地圖」中。第二行中「不知道」三字可圈可點，乃極言入神而至痴迷之狀，也許與「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不知」相近；「白玉苦瓜」一書的自序裏，詩人便又指到他小時「怔怔」地對着地圖出神的情景。所以，余光中是在地圖上長大的。他二度赴美（一九六四——六六），四處講學時，「密歇根的雪夜，蓋提斯堡的花季，他常常展視那張殘缺的（中國）地圖，像凝視亡母的舊照片。」「當我死時」一詩下半部亦說出地圖對他的意義：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鑿中國的眼睛
鑿鑿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鵠島的重慶，代替同鄉

至於說詩人是中國的嬰孩，這點任何稍爲涉獵過余光中作品的讀者，必會首肯。「敲打樂」無疑是他中國感情表現得最激越的：

中國中國你是條辮子

商標一樣你吊在背後

.....

中國中國你跟我開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個問題，縣在中國通的雪茄烟霧裏

你們說你已經喪失貞操服過量的安眠藥說你不名譽

被人遺棄被人出賣侮辱被人強姦輪姦輪姦

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

.....

我們有流放詩人的最早紀錄

（我們的歷史是世界最悠久的！）

早於雨果早於馬耶可夫斯基及其他

可是，儘管如此，

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

中國是我我是中國

所以，「當我死時」一詩這樣寫道：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着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所以，他的朋友詩人痼弦去國，這中國的「嬰孩」勸他：

帶一把泥土去

生我們又葬我們的

中國的泥土

白玉苦瓜是大地之母、輿圖、中國的嬰孩，余光中也是母親、輿圖、中國的嬰孩；於是，我們可以放心在白玉苦瓜和余光中之間，畫下等號，「日磨月磋」、「清瑩」、「完美」的白玉苦瓜，已成「仙果」，「永恒」不朽（見末節）。等號另一端的余光中，或者說，余光中的詩，亦應如是！

技巧：節奏、意象、機智

子美「戲爲六絕句」表示過自己轉益多師，「不薄今人愛古人」，其詩的集大成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余光中異常佩服杜甫的技巧，以爲：

中國古典詩的句法。到了杜甫手裏，真是進入了一片新的領土，可說縱之斂之，吞之吐之，反覆迴旋，無所不宜。

（「中國古典詩的句法」）

又承認自己深受歐立德的影響，而歐立德也像杜甫一樣，是師古後創新的工匠。然則，只集杜甫和歐立德的大成，即集中外古今詩藝的大成了，——不要忘記，杜甫以後的李賀，歐立德同代的葉慈和康明思（E.E. Cummings）也都是余光中欣賞的詩人；而這些作者的詩風，彼此間甚異其趣，不過，技巧的分析，包括結構、意象、節奏、語法、用韻、用典，以至於反諷、歧義性（ambiguity）等等，非常繁瑣。聊聊數語的印象式評述，是很難有濟於事的。精細的分析，一定要佔去大量的篇幅，這裏辦不到。筆者目前只舉出奎奎幾端。

一 節奏

節奏主要指詩中語言律動時緩急輕重等姿態；詩行間長短，可讀的位置，是影響節奏的主要因素。余光中的詩，以至散文，極端重視此點。上引「敲打樂」中，

他們說你已經喪失貞操服過量的安眠藥說你不名譽

被人遺棄被人出賣侮辱被人強姦輪姦輪姦

這兩行又長又不分標點，朗讀起來，首行給人的感覺是咒罵之聲，如連珠炮發，急切凶狠；次行則強調各種不幸，紛至沓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嘗開歇。「逍遙遊」中的一長句「黃巾之後有董卓……」，效果相似。本文討論的「白玉苦瓜」，則以短句為主，節奏輕緩，以襯托出主體的柔酣、悠緩和從容。另有一首題為「夜行人」，簡直連綿不絕，全詩三十一行，很難斷句。詩人對節奏的試驗，勇敢極了。詩行中的句讀，也是一個節奏的問題。中國古典詩以五言和七言為主，一句中停頓的地方相當規則，例如五言句通常在第二字後面，七言句則在第四字後面，或第二第四字後面都有。中國古典詩中，是無所謂「待續句」(enjambement)的。余光中詩中常用這種西洋的句法，以加強節奏的變化之美。「白玉苦瓜」末節即甚多待續句，藉此以放緩詩之速度，引起一種緩緩輕輕，如登仙境的感覺。

聲韻，也可納入節奏的討論之內。台灣的現代詩運動，早期高喊「橫的移植」的口號，而極力反對「縱的繼承」，以為押韻是保守退伍的行爲。余光中則我行我素，詩中常帶韻腳。近作歌謠色彩濃厚，用韻也益普遍。押韻之外，他還講究聲調。「白玉苦瓜」書末的「後記」中說他「是新詩人中最愛在情緒的高潮和行末用去聲字的作者」，可是讀者中從來無人發覺，實在有費詩人這番苦心。

二 意象

意象指外界之象在人的感官意識內所重現之象；台灣現代詩人受了西方詩論的影響，都很會盡量捨抽象的概念而取具體的意象。隱喻和象徵則是意象的複雜化。如何靈活運用意象、隱喻和象徵，是現代詩人所最關心的一個項目。余光中是個中能手。例如，「鄉愁」一詩中的「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淺淺的海峽」是個很顯淺的隱喻；「鶴嘴鋤」一詩中，此物也是個隱喻，所指的是男性器官。「白玉

「苦瓜」的主體，則介乎隱喻和象徵之間。至於「火浴」一詩中的鳳凰和天鵝，各有豐富的含義，則為相當複雜的象徵了。詩人最近的作品「蟋蟀和機關槍」（刊於六月號的「明報月刊」），別有寓意；蟋蟀和機關槍都是象徵：前者可指詩人，後者可指賞權的政客（因為「槍桿子出政權」；強權即真理；前者也可指詩，後者則指科學。不過，就作法而論，此詩當屬於寓言（parable））。

西方的現代詩，重具體的意象，而輕抽象的概念。其實，中國的古典詩中這種作風普遍得很。李賀的意象，繁富而奇詭，特別叫人激賞。有時，他把兩種屬於不同感官的意象，交錯運用，效果奇佳。例如，「難忘曲」中有一句「簫聲吹日色」，聽覺竟然着色；「天上謠」中有一句「銀浦流雲學水聲」，視覺竟然有聲。難怪長吉有鬼才之譽了。余光中詩中，也有這類感官交錯意象，例如：

廈門街的小巷纖細而長

用這樣乾淨的麥管吸月光

涼涼的月光，有點薄荷味的

月光。

（「月光曲」）

那就折一張闊些的荷葉

包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夾在唐詩裏

扁扁地，像壓過的相思

（「滿月下」）

不過，余光中意象的運用，最獨特的，莫過於非實物名詞的實物化了：

將祖國的小陽春溺斃在

早餐桌上冰牛奶之北極海……

（「三稜鏡」）

握一杯冰過的星期天

獨嘆悲涼

我髮上的十月是潮濕的

輸掉一個冬季

再輸一個春天

生長過且埋葬過

最難忘的美麗

有嬰孩在號啕，向母親的屍體

號啕一個盲啞的明天

(「被圍」)

(「蓮池邊」)

(「敲打樂」)

(「帶一把泥土去」)

(「如果遠方有戰爭」)

小陽春是自然的節候，並非小狗，如何會溺斃呢？星期天可以是天寒地凍的下雪天，可是，誰可以把它放入冰箱，像冷藏果凍一樣，並且盛入杯中？美麗是抽象名詞，怎樣將它埋葬？余光中簡直把這些非實物名詞奪胎換骨，變得煥然一新了。

從科學的觀點看來，所有這些隱喻、象徵、感官交錯的意象，以及非實物的實物化名詞，都非真理，都非事實。詩人——特別是余光中——却轉此化彼，樂之不疲，實在乃因為他們完全沉緬於表象以外的想像世界中，怡然自適，以心觀物，而不為一般所謂事實和理性拘限。能如此，即能「齊物」：「萬物與我為一」萬物亦與物為一。濟慈所謂的「能否能負」(negative capability)當可與莊周的「物化」並觀。余光中對詩真是擇善固執，完全投入歷史的、文化的、美的想像世界中。這是欣賞他作品的一個關鍵。

三 機智

能機靈地利用反諷、矛盾語 (tagage of paradox)、雙關語等修辭技巧，以博讀者一粲，或使人嘖嘖稱奇的，謂之够機智。英詩向來極重機智，中國古典詩則往往因求自然而失之。不過，杜甫的「秋興八首」却極盡機智之能事。姜白石「疎影」結尾的「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既不反諷、不矛

盾，也不變關，却幻真幻假，是機智的另一種表現。余光中的「樓頭」一詩，寫滿座高朋（大概是歸國學人吧），樓頭豪論醉飲後。

只是劍已鏽蝕，簫已瘖啞

而酒一驚醒

英雄都回到潯關以西

一架七四七的呼嘯遠後

落日淡下去，如一方古印

低低蓋在

一幅佚名氏的畫上

蒙太奇式的機智，與姜白石的肖極了，雖然「樓頭」這裏深含諷刺，別是一種機智，乃「疎影」所無。

余光中詩中的矛盾語和反諷，比比皆是：「滿月下」一詩中，蛙聲是「最悅耳的聒噪」；充滿戰鬥性的「老詩人之死」中，「最安全的地帶是戰爭的地帶」。「自嘲」一詩裏，詩人說他的詩是「不靈的神燈」，神燈而不靈，顯然矛盾至極。他之所以這樣說，乃因為百物都已漲價，他寫詩的稿費不降也不升

價目長保着穩定

或許——

這也算一種永恆

此處的永恆，和「白玉苦瓜」的不朽，一嘲弄，一莊重，真不可同日而語，余光中詩裏的機智還有多種，最曼曼獨造的大概是這些：

天鵝無歌無歌的天鵝

天使無顏無顏的天使

那裏【指冰海】冰結寂寞，寂寞結冰

（「凡有翅的」）

（「火浴」）

中國是我我是中國

這種句型，無以名之，姑且叫做「倒影格」好了，也許還可稱為「捲簾格」。後者是謎語的一格，反正謎是文字遊戲，詩則往往在戲弄文字，詩和謎是頗有血緣關係的。這種句法，用得適當，可加強效果；用濫時，就會真的變成文字遊戲了。余光中這始作俑者，要千萬小心。不過，下面這首「白楊」（摘自「戲為六絕句」），金黃的葉子，翻捲得得真美妙：

九月啊九月

是誰一張金黃的心

飄飄零零

在風裏燦燦地翻動黃金

翻過來，金黃

翻過去，黃金

誰掉了一顆金黃的心？

此外，「上山」一詩也靈巧地用了這種捲簾格：

走到山頂

怎樣才一回頭

寬渾不見僧，到底

是山失了僧

是僧失了山

寫來甚饒禪家公案的味道。

以上粗略分析了余光中詩的一些技巧，已耗費了不少篇幅。要順便一提的是，技巧與主題關係密切，孤立的說明，並不能窺見原詩的全貌。要真正瞭解余光中的詩藝，非把原詩逐一個別細讀不可。余光中的散文也相當詩化，則這些技巧的討論，也大有助於鑑賞他的散文。

李有成

余光中詩裏的火焰意象

甲

多年前，余光中在他的散文「逍遙遊」中，寫下這樣的句子：「敢在時間裏自焚，必在永恆裏結晶。」在這句話裏頭，余光中用了一個隱喻，把時間喻為火，肯定所謂永恆，必須經歷時間的挑戰和考驗——也就是說，必須敢於投入時間之火中，焚燒，提煉，淨化，然後方能顯現出真金的價值。在「逍遙遊」寫作之前，余光中曾譯過佛洛斯特一首頗為有名的短詩：「火與冰」：

有人說世界將毀滅於火，

有人說毀滅於冰。

根據我對於慾望的體驗，

我同意毀滅於火的觀點。

但如果它必須毀滅兩次，

則我想我對於恨有足够的認識
可以說在破壞一方面，冰

也同樣偉大，
且能够勝任。

後來在一篇評介佛洛斯特文章中，余光中讚揚這首詩「將天文學和氣象學的預言與人性的現實融化在一起」。根據余光中的評語，則詩中的「火」就是「慾望」的象徵，同時「冰」與「恨」也「融化在一起」而不可分了。慾望的上昇，猶如火的焚燒；恨的加深，宛如冰的冷冽。在佛洛斯特的詩中，兩者是一而二；冰和火一樣具有毀滅的力量，「同樣偉大，且能够勝任。」

如果將余光中「逍遙遊」的句子跟佛洛斯特的詩作一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兩人對於火這個意象簡直各執一詞，前者趨於肯定，後者則反，一正一負，相映成趣。事實上，作為一個原型意象，火的象徵意義也是正負兩面的。它可以是普羅米修斯的火，也可以是特洛伊的火。然而，不論是「逍遙遊」裏的肯定，或「火與冰」中的否定，我們相信，在余光中的文學經驗中，火對於他應該是一個極為熟悉的意思象。最近重讀余光中的詩集「在冷戰的年代」，除了更為肯定以上的看法外，尚且發現，火焰實在是余光中許多詩篇中經常出現的重要意象。在「在冷戰的年代」這一卷詩集裏，火焰意象層出不窮，或為主題旨，或為副題旨，或以火焰本身燃燒，或化身為其他有關的事物，一時火光熊熊，蔚為奇觀！

余光中認為「意象（image）是構成詩的藝術之基本條件之一」。他說：「所謂意象，即是詩人內在之意訴之於外在之象，讀者再根據這外在之象試圖還原為詩人當初的內在之意。」火焰既是余光中詩中的重要意象，那麼，瞭解這個意象所肩負的象徵意義，該是打開余光中詩的世界的一把極為有效的鑰匙；因此，我準備從「在冷戰的年代」中選出幾首詩，談談它們的火焰意象，並根據這「外在之象」來探索詩人的「內在之意」。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火焰意象在余光中詩裏頭含蘊着肯定的意義。這個意義，在詩集「在冷戰的年代」有極精彩的發揮，因而產生了更豐富、更多層次的含義。讓我們先談談「想起那些眼睛」這首詩。

詩末的小註說明這是詩人到「成大演講後的感想」：

想起那些眼睛，噫，靈魂
你的火災不能夠熄滅
永遠，永遠，永遠

「那些眼睛」顯然是指台下聆講的聽衆，更確切一點兒說，是那些年輕的聽衆，因為「那些茫茫的眼睛／荒荒的眼睛，充滿信任／充滿責備和受傷的神情」。詩中的說話人是詩人本身，但却以第二人稱的「你」出面。這有點兒像說話人攬鏡自照，然後對鏡中的「我」說話。這「你」「我」之間所產生的距離，使滲透全詩的使命感更形真實與加重。說得清楚一點，這距離使我們覺得，詩中的使命感是加諸於「你」的，並不是詩人自我陶醉的幻覺。可是，什麼是詩中的使命感呢？事實上，由詩的第二行我們即已曉得個中倪端了。這第二行就是：「你的火災不能夠熄滅」。題旨的過早宣洩，無異於削滅了使命感的懸宕及其所逐漸堆成的積壓力量；不過，這一切却由詩行裏的火焰意象彌補了過來。余光中在這裏不用「火炬」、「火花」或類似的意象語，而偏偏採用「火災」，若非神來之筆，相信是深思熟慮後的選擇。先是，就正面意義來說，火災這一現象在視覺上頗爲壯觀，擴大了意象的廣度，形成一股重量，積壓在目擊者的感覺上。其次，火災在日常生活中，時有所聞，作爲詩的意象容易產生真實感。何況火災的現象令人觸目驚心，出現在詩中自然令人側目。三是，這個意象有暗示詩人自焚的效果，造成「捨我其誰」的境界；詩的最後第三行有「燃燒你自己，靈魂以及一切」一句，可以印證這一點。由以上的分析看來，則火災的意義在這首詩中純粹是抽象的，而且與現實中火災的毀滅性與破壞性不發生聯想。爲方便討論，讓我們再引幾行詩：

想起如何，那些黑色的菱形
向你集中，那些長腿的陰影
向你舉起，要向你取暖
嚴寒夜，要向你索取
索取火，與火的意義

表面上，「火的意義」所指為何並不明顯。這種不直接指陳的結果有助於造成意象的多義性；但為免對一首詩作過份的揣測或詮釋，我們還是自其他意象中求取暗示。首先，「取暖」與「嚴寒夜」暗示了我們：這火將帶來暖熱。其次，雖然「黑色的菱形」和「長捷的陰影」是形容「那些眼睛」，但既然這些「菱形」與「陰影」主動來「索取火，與火的意義」，則這火必然能驅走那些眼睛裏的「茫茫」、「荒荒」。換句話說，這火對他們必將有所啓示，「陰影」這個意象正像「嚴寒夜」一樣，與火形成對比狀態。對「嚴寒夜」而言，「火的意義」是熱；對「陰影」來說，是光。這正是表示，火在詩中除了供給暖熱之外，亦是智慧之火，不停地自焚，不停地付出，不停地放射光芒。所以在接近詩末時余光中依然堅持說：「你是／這場火災你必須維持」。

在比這首詩稍早一點完成的「九命貓」中，余光中也會經以火隱喻自己：「但死亡不能將我全吹熄」。不論是在「想起那些眼睛」或「九命貓」裏，余光中之自喻為火正說明了他對自我的肯定。

火焰意象在「想起那些眼睛」一詩中是主題旨，詩裏的其他意象都朝它集中，靠攏。我們曾考察過余光中採用「火災」作為意象語的用意，其中之一是，「火災」有暗示自焚的效果。在「如果遠方有戰爭」這首詩裏，自焚的題旨再度出現，但這次是以副題旨出之；且自焚者已不是詩人，而是一位尼姑：

如果一個尼姑在火葬自己

寡慾的脂肪炙響一個絕望

燒曲的四肢抱住涅槃

為了一種無效的手勢。

「如果遠方有戰爭」的主題結構是「基於愛情與戰爭的對比」。因此，愛情與戰爭的意象在詩裏頭展覽式地穿插出現，頗有惠特曼目錄詩（catalogue verse）的况味。「尼姑在火葬自己」即是詩中幾個戰爭意象之一。這意象充滿了悲天憫人的情懷，除了引發讀者對戰爭的悲慘聯想外，且激發了人類稠衆（廣旁）在抱的同情心。就詩論詩，上引的四行詩還含蘊着強烈的戲劇性。假如說「尼姑在火葬自己」是手段，而「為了一種無效的手勢」是目的，則前者的壯烈場面與後者的冷漠反應適成對比。這對比是尖酸的，是「尼姑在火葬自己」的悲劇嘲弄。

同樣的，火焰意象在這首詩裏也有自我肯定的內蘊。尼姑肯定自我的價值，以「火葬自己」表達一

種顛求與渴望，隱約的表現了「我不下地獄，誰來下地獄」的道德情操。同時，經由自焚，尼姑的形體消失，靈魂得以淨化，超越塵世，而至終「抱住涅槃」。

顯然，「火葬」這一意象在這首詩中是一體兩面的；它包含着對戰爭的否定及對自我的肯定。這樣的用法，在余光中的詩中並不多見。但類似的例子，可以在「時常我發現」裏找到。

「時常我發現」又是一首以對比為結構的作品。跟「如果遠方有戰爭」不同的是，它的對比是構築於詩人的童年回憶與自己女兒的童年現狀上。詩的主題就在兩者的對比下展露出來。全詩以發現始，穿過緬懷，而以希望終。透過經驗的變換，個人的歷煉可以反映整個民族的歷史，而小我的希望也由此擴展到大我的憧憬。這種個人與羣體的結合，正是余光中許多作品的重要主題之一。

火焰意象是這首詩的主題旨。不過，它不是以火直接亮身，而是轉化為「反光」，並且是兩種「反光」：一是陽光，一是戰火。

但從她眼中的反光，可以確定
她所見的世界比我的美麗

這是詩人女兒眼中的反光。下引的詩句告訴我們，這反光是屬於陽光的：

抗戰的孩子，眼中，也曾有反光
但反映的不是陽光，是火光

兩種反光，象徵兩種類型的童年，也象徵兩個時代：火光屬於過去，陽光屬於現在（亦且延伸到未來）。過去和現在，在詩中既是並立，也是對比。作為主題旨的火焰意象，就在過去跟現在的並立與對比中，從戰火的否定推移到陽光的肯定。這否定與肯定之間，隱約暗示了生命與希望的傳遞。個人生命歷經了戰火的洗禮，內燃着希望，投射到下一代身上；這種生命和希望的傳遞，個人如此，推廣到整個民族，也沒兩樣。所以，剝去了火焰意象的表面含義，它應該還象徵着不斷燃燒的希望，與乎脫胎換骨的新生！

丙

「弄琴人」和「乾坤舞」是兩首分別接觸到藝術的抒情作品，有趣的是：它們同樣都使用了火焰意象，作為詩的主題旨。

「弄琴人」的結構是推進式的，以鋪陳的方式描述一個女人彈琴的情形。我一再細讀這首詩，深覺得其中有余光中的自望意味，至少，余光中在這首詩裏寄託了他對藝術生命的看法。詩的一開始，余光中就應用了他拿手的矛盾語法：

冷冷地

鋼琴那精粹的白焰在炙焚

這樣好聞的

一截時間

她就這樣坐在火上

以殉道者的溫柔仔細地撥弄

黑獅子的一排白齒

第一個矛盾是字義上的，即第一行的副詞「冷冷地」與第二行的字句「白焰在炙焚」之間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動作的。「冷冷地」暗示着寂靜的狀態，而「白焰在炙焚」，此起彼落，顯然是一種動態。兩者並存於同一活動中，一靜一動，既屬矛盾，又是和諧。

「那精粹的白焰在炙焚」應該是鋼琴音樂的形象化，白焰炙焚後冉冉升起，在視覺上頗有孤遠之感。它所產生的味道，也充塞了時間，形成了「這樣好聞的／一截時間」。「好聞的」是雙關語，既是形容這「一截時間」的充實、美妙，也同時暗示着動人的音樂令人陶醉。弄琴人「就這樣坐在火上」。「火」在這裏是前面「白焰在炙焚」的迴響，指的也是音樂。弄琴人「坐在火上」象徵着她被音樂包圍着，並沉迷其中。就另一個層次而言，她又肩負着火焰意象在余光中作品裏經常含蘊的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自焚。自焚象徵着一種投入，一種歷煉，一種淨化，一種再生，也是一扇通向永恆的門。接下去的兩行都是隱喻。把弄琴人喻為「殉道者」，透露了藝術家的悲劇感，並且使前面所說的自焚意義更為明

顯。另外，喻琴身為「黑獅子」，琴鍵為牠的「一排白齒」，豈不說明了余光中也感到藝術之不好惹！

接着，詩人又覺得「她的手／有一種催眠的姿勢／她的手說一種好聽的方言。」正當陶醉在這「好聽的方言」時，他驚覺到：

而時間，怎麼愈炙愈芬芳

這一詩句，只不過是「逍遙遊」中「在時間裏自焚」這一題旨的變奏。此地的「時間」，是前面「一截時間」的延長（注意：「一截」二字已去掉）；而「愈炙愈芬芳」也暗示着這截時間具有不朽或永恆的可能性。從「逍遙遊」到「弄琴人」，可以看出，余光中對於藝術生命的態度是一貫。他在一篇紀念葉慈的文章裏，稱讚「葉慈真是一個敢在時間裏縱火自焚的憤怒老年」；余光中一再強調時間對藝術生命的挑戰和考驗，是不是有意立此為證呢？

「乾坤舞」一詩企圖藉文字以傳達舞蹈藝術，或者說，余光中有心要以詩的語言來詮釋舞蹈的形式與內容。這首副題「為黃宗良舞蹈會作」的作品，共分四節，全詩以動作取勝。余光中在詩中力求擺脫主觀想像，而代之以較客觀的描寫，來闡釋舞蹈動作；然而，既是一首以詮釋為出發點的詩，主觀想像仍是無法避免的，比較上來說，首二節較接近客觀，後兩節則主觀闡釋的成份居多。而這兩節的主觀闡釋又多環繞着火焰意象：

當兩個歡愉的生命

在尋找一個神秘的焦點

將一切點成一叢火焰

將豹的雄健

鷗的嫵媚，猝然

的驚呼，看，他的髮引燃

引燃了她的眼

而美麗的火焰裏

分也分不清的一個八肢體

竟唱起一首旋轉的歌來

「將一切點成一叢火焰」顯然是詮釋舞者——「兩個歡愉的生命」——所追求的意境。「一切」是個極富概括性的字眼，在這裏恐怕是指整個兒的舞蹈演出。這「一切」只是爲了追求「一叢火焰」——象徵舞蹈完美純粹的意境。因此，到了詩的最後一節，兩個舞者就完全全浴在這個意境裏，以致於「他的髮引燃／引燃了她的眼」。「美麗的火災」是前面「一叢火焰」的延伸與擴展，換言之，舞蹈的完美意境已更形廣闊與深邃。我們在分析「想起那些眼睛」時，曾對「火災」這個意象語作過一番探討；同一個意象語，就意義上來說，在「乾坤舞」裏，它比較接近「弄琴人」裏的象徵意義。它除了是舞蹈意境的延伸與擴展，亦且是舞蹈藝術本身，就像弄琴人的音樂一樣。此外，它的自焚意義也和「弄琴人」裏的頗爲相似，舞者在「美麗的火災裏」，好比弄琴人「坐在火上」，同樣是在自焚，同樣在奮力超越，追求藝術生命的永恆！

丁

討論余光中詩裏頭的火焰意象，有一首詩是不能不談的。那就是「火浴」。

「火浴」詩長五十七行，共分五節，每一節可視爲一個單元。儘管每一單元所處理的課題不盡相同，但却彼此關連，而且單元與單元之間，順序進展，至爲緊湊，主題就在這種推進的結構中呈露出來。

「火浴」每一單元的重心，大抵可以簡述如下：

第一單元：以火和水的對比顯示選擇的困難。

第二單元：比較象徵冰浴的天鵝與火浴的鳳凰。

第三單元：由徬徨而進入最後的抉擇

第四單元：經由火浴，通過淨化，終於獲得新生。

第五單元：尾聲——詩人重申自我的不朽。

縱觀全詩，重心似乎放在選擇的過程上，從第一單元到第三單元，全與選擇有關。由困惑而比較，而抉擇，在在都顯示了詩人在選擇當時的精神狀態。肯定的過程較爲簡單，包括第四單元與第五單元。這兩個單元涉及了詩人的自我煎熬及永恆的實現。

「火浴」的主題結構是建立在幾個接二連三的歷程上，從選擇到肯定，結構有序，每一歷程都在幫助主題的浮現。我們先看第一個單元。組成第一個單元的架構是水與火的對比，在這一節詩裏，余光中再度應用類似目錄詩的手法，以對比的方式排列了火與水的象徵：

向不同的空間，至熱，或者至冷	2
不知該上昇，或是該下降	3
該上昇如鳳凰，在火難中上昇	4
或是浮於流動的透明，一瞥天鵝	5
有一種嚮往，要水，也要火	8
一種慾望，要洗濯，也要焚燒	9
沉澱的需要沉澱，飄揚的，飄揚	11
赴水爲禽，撲火爲鳥	21

一連串的對比，暗示詩人面臨選擇時的徬徨。水與火的象徵，在排列上時有交換，如上引的七行詩，首四行是火的排先，後四行則是水的居首。這樣的排列法，也許是要兼顧詩的音樂性，或許是要在形式上強調兩者之間選擇之不易，但是，顯而易見的，它也加強了詩人踟躕矛盾的戲劇性效果，使進退維谷的困境更形具體。終於，詩人問：「火鳥與水禽／則我應選擇，選擇哪一種過程？」

到了第二個單元，詩人的情緒已趨向冷靜，他以跡近於分析的手法，比較了天鵝與鳳凰——冰浴與火浴的具體象徵。這一節的十三行中，六行描寫天鵝，其餘七行則刻畫鳳凰。在這一節詩裏，詩人刻意捕捉並堆砌的意象，企圖突出天鵝和鳳凰的精神和境界。簡單的說，天鵝屬於寒帶的西方，牠「游泳在冰海」：

那裏冰結寂寞，寂寞結冰
寂寞是靜止的時間，倒影多完整

這兩行是對冰海的描繪。抽象名詞「寂寞」的反覆發現，外加「靜止」和「完整」這兩個形容詞，襯托出了天鵝那靜寂冰冷的境界。再看鳳凰。鳳凰屬於「炎炎的東方」：

從火中來的仍回到火中

一步一個火種，蹈着烈焰

燒死鴉族，燒不死鳳雛

一羽太陽在顫動的永恆裏上昇

和天鵝不同的是，鳳凰的活動空間是熊熊炙熱的烈焰裏。「從火中來的仍回到火中」，余光中的鳳凰是屬於傳說中，由自焚而獲得新生的鳳凰。牠「蹈着火焰」，「在顫動的永恆裏上昇」。即連永恆也是「顫動的」，鳳凰的境界自是一個永不停止的活動境界，若冰浴是天鵝淨化的過程，而火浴是鳳凰淨化的過程，則根據上述的分析，冰浴是靜寂的，火浴却是活動的。這兩個極端相背的境界構成了詩中尖銳的對比。

經過了一場分析、比較與辯論，余光中抽離了自我，到了詩的第三單元，在抉擇之前，他向靈魂呼告（apostrophize）：

則靈魂，你應該如何選擇？

你選擇冷中之冷或熱中之熱？

選擇冰海或是選擇太陽？

這是在抉擇之前的最後一次疑慮，因為一經選擇，就要毅然向前。接着他提醒靈魂：

或浴於冰或浴於火都是完成

都是可羨的完成，而浴於火

火浴更可羨，火浴更難

火比水更透明，比水更深

火啊，永生之門，用死亡拱成

詩行間所流露的比較語氣使選擇火浴的傾向和決心趨於肯定。在氣氛的營造上，「火」字的一再出現，令人感覺到火光熊熊，烈焰四處，似乎自焚淨化的儀式即將進行。自焚是必須的，因為「永生之門，用死亡拱成」。

氣氛既已營造，並且也作了選擇，終於，到了第四個單元，詩人「嚙火的那種意志」開始催他行動，於是，他化身為鳳凰，投身火焰，去接受「千杖交笞，接受那樣的極刑」。雖然「烙背／黥面，紋身，我仍是我，仍是／清醒的我」。肉體上的煎熬，益發使他保持自我的清醒。通過自焚和淨化，詩人終於獲得了新生：

張揚燃燒的雙臂，似聞遠方

時間的颶風在嘯呼我的翅膀

毛髮悲泣，骨骸呻吟，用自己的血液

煎熬自己，飛，鳳雛，你的新生！

「燃燒的雙臂」、「毛髮悲泣」、「骨骸呻吟」、「用自己的血液／煎熬自己」等意象都是描述在淨化過程中身心所受到的磨難與痛苦。「時間的颶風在嘯呼我的翅膀」暗示苦刑的延長與加劇，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在時間裏自焚」這一題旨的變奏。經歷了自焚淨化之後，詩人終於化為一隻鳳凰，自烈焰中沖飛而出，獲得再生。

全詩至此，已近尾聲。最後一個單元是詩人的自白，歡愉於自己的選擇，並肯定自我的永恆：

藍墨水中，聽，有火的歌聲

揚起，死後更清晰，也更亢亢

「藍墨水」這個意象語指出了詩人的身份。「火的歌聲」是永恆的歌聲。因此，上引的兩行詩充分肯定了詩人的不朽。余光中曾說：「葉慈嘗期不朽於無身（「航向拜占庭」中所云 *once out of natuse*），但他很明白，無身之不朽只有在有身之年始能完成。」這一句話，豈不是可以用來作「火浴」最後一個單元的註解？余光中也很明白，作為一個詩人，他無時無刻不在自焚，經由這種自焚，方能冀望自我的不朽，「火的歌聲」方能「揚起」，方能在「死後更清晰，也更亢亢」。

無疑的，火焰意象是「火浴」一詩的主題旨。從第一個單元到最後一個單元，沒在一個單元不與火焰意象有關。像文本所討論過的幾首詩一樣，余光中在「火浴」中，再度賦予火焰意象以肯定的意義。

比較上來說，在其他使用火焰意象的詩裏，余光中只是在暗示，自焚可以導致永恆或不朽；但在「火浴」一詩，他却放棄了一貫的暗示手法，直言這種「不滅的嚮往」經由自焚可以實現或完成。因此，「火浴」可說是余光中戀火態度的極致表現！

戊

試把本文所討論的六首詩貫穿起來看，我們不難發現，余光中作品裏的火焰意象，在象徵意義上是具備着一致性的。不論是「想起那些眼睛」裏的生命之熱與智慧之光，「如果遠方有戰爭」中對戰爭的否定及對自我的肯定，抑或是「時常我發現」裏的希望與憧憬，「弄琴人」及「乾坤舞」中對藝術生命的期許與肯定，乃至於「火浴」中的淨化與永恆，它們的意義都是肯定的。這肯定的意義即構成了火焰意象的一致性。

有些詩人固執於某些意象，其程度往往近乎迷信。火焰之於余光中，猶草、葉之於惠特曼，樹木與雪之於佛洛斯特。這種固執，或是出於偏愛，或是由於下意識，但想進一步瞭解詩人的作品，掌握這些意象的象徵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準此，則本文的寫作，不外乎想提供幾點線索，以追蹤余光中詩的「內在之意」而已矣！

蟋蟀與機關槍聲中的月

——讀余光中近作二首

作爲一個詩人，余光中拒絕使自己成爲一個在斗室中吟風弄月或玩文字遊戲的詩人，因此他不斷地向自己挑戰，不斷反叛自己的昨日——昨日的詩風。從「舟子的悲歌」到今日的「民歌手」，我們所感覺到的余光中，是個「善變的詩人」。這應是好現象，詩反映詩人的心跡，而詩人的心跡，當然不會是十年如一日。詩人陳芳明評余光中的詩作時，爲他的「演變」作了如是劃分①：

「①走向古代中國，以「蓮的聯想」的作品爲主。

②走向近代中國，以「在冷戰的年代」的作品爲主。

③走向當代中國，以近日「民謠風」歌頌台灣鄉土風味的作品爲主。」

你說蟋蟀和機關槍辯論誰輸誰贏？

當然是機關槍贏。

它那高速而劇烈的雄辯
火舌犀利，齒光耀得人目眩
向來辯論是冠軍

一開口轟動衆山都響應
鏗鏘鏘，一遍又一遍

迴聲空洞不斷如掌聲

我想蟋蟀是沒有發言權的

除非硝煙散淨，槍管子冷卻

準星怔怔地對着空虛

除非迴聲一下子停止

廢彈殼，松果，落滿一地

威武的雄辯住口後

英雄墳上悠悠才揚起

狗尾草間清吟正細細

說給凝神的夜聽

也許歌手比槍手更耐聽

機關槍證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嘯

蟋蟀，僅僅用寂靜

一九七五·四·廿四

（余光中：「蟋蟀和機關槍」，「明報月刊」一一四期）

這是一首有諷嘲意味的詩，由於詩人把蟋蟀和機關槍擬人化，我們說它是一首寓言詩也不爲過。

一開始，余光中便以「你說……當然是……」顯示本詩的嘲諷性，一種戲劇性或寓言性的嘲諷。它是類似「本來嘛，誰不知道你厲害，誰不知道你有蠻力……」的悻悻然語氣。誰都曉得，「蟋蟀」無論如何絕非「機關槍」的對手，可是你以爲「蟋蟀」希罕麼？才不呢

！「他」無視無聞於「機關槍」的雄姿宏音，等到「威武的雄辯住口後」，「他」方才細細清吟，這時，詩人把他的意見寫下：「也許歌手比槍手更耐聽」，這正是詩人的希望。是的，「機關槍」雖以呼嘯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但是「他」却正是在恐懼自己被遺棄，而「蟋蟀」，「他」僅用寂靜去證明他的存在，且誰都知道他存在。雖然「他」現在寂靜，但詩人相信，總有一朝，雄辯之聲會住口，那時，「蟋蟀」便會歌起。然而「蟋蟀」和「機關槍」所象徵或代表的是什麼呢？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蟋蟀」是以清吟的歌聲，以寂靜來對抗（因為「他們」在「辯論」）「機關槍」劇烈的呼嘯與火力。那還需明言麼？從現實着眼，我們可以說是「詩人」與他所抗議的、一如正義與黑暗之對抗，例如，蘇慈尼津之對抗蘇共、中國大陸的年輕知識份子。

這首詩蘊含有一些對比。從第一行到第八行，節奏顯然較第九行至第二十行為快速，從第九行的「我想……」開始，節奏逐漸緩和下來；在前面八行的快節奏中，讀者所感受到的，是一連串的「噠噠噠」與機關槍的雄姿，從第九行至十四行，第十五行至二十行，節奏雖緩和了一些，但其意象却悠悠然浮現，讀者彷彿真的「看」到一種清吟的幾聲縷縷飄揚而起……因此到了最後一行的「寂靜」二字時，全詩雖已結束，但是讀者却能感受到其餘音不絕……悠悠然鳴着。

此外，我們發覺這首詩在有意無意之間夾了一些同韻而這些韻脚是與節奏有關的。如第一行至第八行，每一行的最後一字都是用「ㄛ」、「ㄣ」或「ㄣ」、「ㄣ」組成，表示了節奏的一致，到了第九行的「的」字，至十四行的「後」字，因為節奏是全詩中最緩和的，所以音韻都不一致了。由十五行的「起」字至二十行的「靜」字，音韻又比前六行一致，每一韻脚都有「一」音，節奏又比前六行快了。現代詩雖無須像唐詩那樣嚴格注重音韻，但偶爾（有意或無意）在每一行的最後一字押押韻（不必太嚴格），必能增強音樂效果，讀起來更能朗朗上口。

聲音，在余光中這首詩中佔了一定的份量。如讀者讀到第七行「噠噠噠……」時，噠噠之聲便四面八方响起，雄辯聲，衆山的響應聲，不斷的掌聲，紛紛鳴起，加上「火舌犀利，齒光……」更有震天撼地之效，這是何等凌厲激烈的剛氣，而又前後彼此應合，秩序一點也

不含糊。至於寫蟋蟀的後半首，則以一些緩和的字眼如「怔怔」、「空虛」、「停止」、「悠悠」、「細細」、「清吟」等來表現蟋蟀的悠然聲對比機關槍的轟然，「呼嘯」與「寂靜」，又是一種對比。

二

冷冷，長安城頭一輪月

有一隻蟋蟀似在說

是一面迷鏡，古仙人忘記帶走

鏡中河山隱隱，每到秋後

霜風緊，縹緲一拭更分明

清光探入太炯炯

再深的肝腸也難遁

一面古鏡，古人不照照今人

一輪滿月，故國不滿滿香港

正戶月餅，家家天光

天線縱橫割碎了月光

二十五年一裂的創傷

何日重圓，八萬萬人共嬋娟？

仰青天，問一面破鏡

（余光中：「中秋月」，「明報月刊」一一八期）

古往今來，月或中秋一直是詩人抒懷寄情的對象。李太白有「欲上青天攬明月」的千古名句，蘇東坡更有「水調歌頭」的詠中秋絕唱。東坡的其他小令如寫張建封與關盼盼的「永遇樂」、記夢的「江城子」等，亦有目的意象。

余光中的「中秋月」是他在中秋佳節的觸景傷情，此情此景，縱然他是個精神積極的詩

人，也難免放懷長嘆，以詩當哭，先看東坡的「永遇樂」；「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余光中則如是開始：「冷冷，長安城頭一輪月」，中秋原是歡樂的節日，無奈如今月已缺，啊，圓圓的缺。冷冷的月。近在眼前，遠在天邊；冷冷，應也是「鏡」這意象的伏筆。鏡，是個很好的意象，既能象徵明月，復有「破鏡重圓」的含義。古人說月到中秋分外明，而今は月到中秋分外迷。所以余光中接下去寫道：「有一隻蟋蟀似在說、是一面迷鏡，古仙人忘記帶走」。「蟋蟀」，也許與上面那首中的「蟋蟀」有點關係呢。鏡，為什麼會「迷」？只因，「每到秋後，霜風緊，縹緲一拭更分明」於是鏡中的河山便隱隱浮現了，而詩人的心也隱隱作痛。「清光探入太炯炯」故國今安在，在——鏡裡，「再深的肝腸也難遁」！這面鏡，古仙人應該帶走的，可惜可惜，他們忘了。

這首詩應是余光中在香港寫的，因為他說：「一面古鏡，古人不照照今人、一輪滿月，故國不滿滿香港」，古人月亦今人月，今人月曾經照古人，這正是東坡的「古今如夢，何曾夢覺？」詩人望着一輪圓月，他的心却在憂國憂民，一仰首，只見香港的天線縱橫，割碎了月光，也割碎了詩人的心，因為他想起「二十五年一裂的創傷、何日重圓，八萬萬人共嬋娟？」如果把割碎了月光的「天線」看成避雷線也無不可，只是未免有點兒煞風景。詩人這時，或許興起了「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慨嘆。而詩人望月時所吟詠的，或許便是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呢！可惜的是，現代非古代，詩人要「起舞弄清影」，但是劍呢？劍已被古仙人帶走了，只是却忘記帶走那面「迷鏡」，正是「此事古難全」！末了，他只得低聲長嘆，仰起頭，仰起沉重的心，問青天，那一面破鏡何日重圓？然而「淚語問天天不語」，月亦無言，只有詩人一顆熱心在長嘯。這首詩，以緩慢的節奏（逗號不少）配合詩人沉重的心懷，讀者只要低低吟詠，便能感受到詩人的心事重重，一如岳武穆疾書「滿江紅」的那種心情，可見月雖已缺，人心依然同。這首詩，語言與意象都十分明朗，應該可以像余光中本身的「如果滇方有戰爭」、「火浴」等一樣流傳詠誦，而說現代詩是密碼或現代詩的白話詩素不夠的人更該一讀。

這兩首詩，「蟋蟀和機關槍」是諷刺詩，「中秋月」則爲抒情詩，兩者性質不同，但時代感則一。兩首詩的時代感都頗強烈。其實，余光中的詩作，除了早期，一路來都是鏗鏘然有時代感（多寡三分耳）的作品。他的詩，反映他的人生，反映時代，反映時代浪潮中的個人與時代的關係，而憑這一點，他已贏得「時代歌手」的美譽，不管他所得到的拳聲與掌聲兩者都佔多數。

（一九七五·十·廿七）

註①：陳芳明著「冷戰年代的歌手」：「鏡子和影子」第廿三頁。台灣志文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二月二版。

風訊

■本期弄了一個小輯——余光中專輯，介紹余光中最近的作品。黃維樸的「詩：不朽之盛事」轉載自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期，李有成的「余光中詩裏的火焰意象」原刊於中外文學第三卷第四期。轉載本非我們所願，只是這一類的來稿太少了。

■加拿大郵政工人已經復工，斷了幾期的閒思錄也再度和讀者見面。黃潤岳校長還說有意給蕉風寫「培中十年回憶錄」，這是我們的光榮。

■本期的小說只有兩篇，但皆為上選之作，「衣袂飄飄」本期續完，連載對讀者可能構成「虐待」，但限於篇幅，編者只好出此下策。卡當加是另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作者，作品深得學報讀者的喜愛，這篇「太陽季」寫死亡陰影的威脅，讀來有如看一場技巧運用靈活的電影。

■梁紀元的散文越寫越好，「一片水聲」又比「匆匆北上」更勝了一籌，希望他一篇比一篇更好。

■蘿蔓蘿是新加坡一位極具潛力的年輕女作者，「自然小語」寫花寫草，淡淡幾筆，已見功力。

■雲起時（周國燦）的「元代散曲文學研究」已出版，列為蕉風文叢第七種，每本定價一元，歡迎郵購。

■何榮良的「這種眼神」也已出版，由學報月刊發行，每本定價兩元，郵購地址：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6 期 ● 一九七六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